

中華最早
的佈道者

梁發



梁 發 麥沽恩著 胡晉雲譯 (一九三一) (附插畫) 一五〇面 二角五分

梁發是中國最早的信徒中的一個。他做日記。在他的日記內他記他每日的事，從這本日記中可以得着他傳道等事的材料。本書是這位信徒——福音的宣傳者的最有興趣的史略。凡我基督徒應人手一編。

Leung Faat, by Geo. H. McNeur. (photos) (1931) 150 pp. .25

This book is a most interesting record of the life of one of the earliest Chinese Christians. Leung Faat kept a journal which has been the source of much information regarding his preaching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urch.

Suitable reading for all Christians.

民國二十年十一月	初版	1500本
民國廿一年八月	再版	1000本
民國廿八年七月	三版	500本

麥沾恩原著

中華最早的
佈道者

梁發

廣學會出版

自序

在嶺南大學的校園中央有一座墳墓——梁發的墳墓。雖然中外人士們現在只有很少數能明白這個人爲什麼受了這麼隆重的紀念，然而他死的時候（一八五五年），梁發這個名字已洋溢於英美的教會了。這本小書就是解明梁發之所以值得有這麼敬重的理由。

在這美國首次的教士們抵粵一百年的紀念當中，這本小傳出現，可算是適合。由於馬禮遜，裨治文，和梁發所發軔的中華基督教會，來刊行這書，並且又是在於牠的全國總會第二屆常會之期而出版，更可以說是適合了。

梁發現在已經不止是屬於中國的教會，並且簡直是屬於全世界的教會了。所以在敬獻這本書於別個同樣的中國基督徒——誠靜怡博士——時，我們謹禱這個使徒生平的故事能帶領教會各肢體更能與主耶穌基督團結，於是又更能彼此互相團結。願這故事能助我們內心的火焰更熱烈地燃燒起來，正如梁發內心那種宣傳福音的火焰一樣。

一九三〇年十月，麥沾恩序於廣州白鶴洞協和神科大學。



Leung Faat
(From a Portrait)

梁發遺像



Rev. Wm. Milne, D.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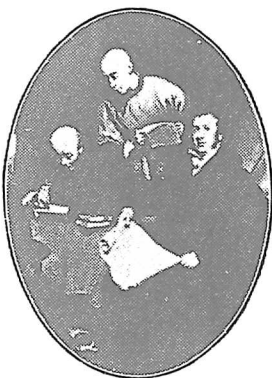
米憐 牧師



Rev. E. C. Bridgman, D. D.

裨治文 牧師

Rev. Robert Morrison, D. D.
with Chinese Assistants.



馬禮遜 牧師與
其華人助手遺像



Dr. Peter Parker.

伯禮醫生



Dr. Ben. Hob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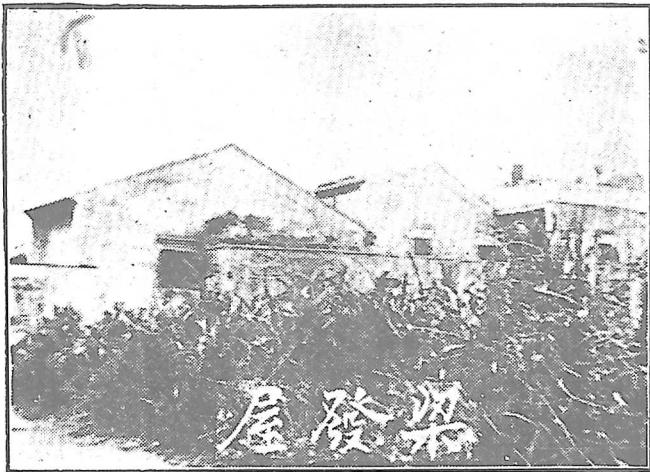
合信醫生



中華基督教會第二屆總會為梁發開追思會
Delegates to Second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holding a memorial
service at Leung Faat's grave. Nov. 4, 1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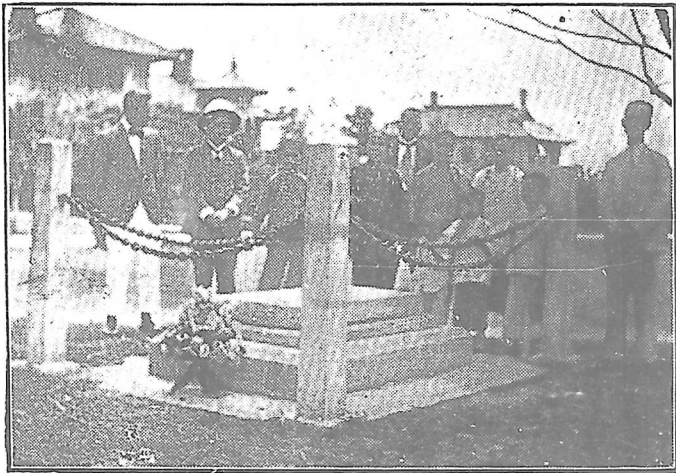


誠靜怡博士在梁發墓旁行種樹禮
Dr. Cheng Ching-yi (Moderator General
Assembly Church of Christ in Christ) planting
a "tree of life" beside Leung Faat's grave. Nov.
4, 1930.



Leung Faat's House in Honan, Canton.

廣州河南梁發之屋



Leung Faat's Grave in the Centre
of Ling-nan University Campus.

嶺南大學校中之梁發墳墓

二十日 在積機食早飯畢。即搭船過洋。進入那龍。

二十一日 午後船到那龍。即上船入歇店居住。

禮拜

二十二日 早講以賽並書五十六章。乃勸昂曰。神天令人嚴守安息之日。故我們今在路上。亦要守之。後來回到家。更要固守。及要恒遵神天誡命而行。

二十三日 在那龍起行。走到午後。乃至恩平縣地方。即入店歇息。并明車夫工錢。打發了車夫去了。即尋船搭回長沙。偶過船便。即下船開行。

二十四日 早晨到了長沙。在長沙搭船對着城。

二十五日 午後到了省城。入林家館居住。夜晚上請書拜神。叩謝神天在路上保佑平安。未受險害之恩。

二十六日 在林館居住。朝夕請書拜神。林某偶見我們拜神。即問余曰。尊駕如此跪在池。是拜甚麼神。取余曰。我們叩拜之神。係原始造化天地神人萬物之主。管理天地萬物人。物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活神。故凡有人誠心拜求之者。神必聽准之。

林某曰。如此甚是方便。

+

A Page from Leung Faat's Journal
in his own handwriting.

中華最早的佈道者 梁發

第一章

穆德博士說：『我深信今日全世界的人——尤其是西方各國的人——應對於教會歷史下一番空前的研究功夫，廣義言之，就是應該對於歷來基督教在世界各處傳佈發展的史蹟加一番切實的研究。我誠心相信，在我們的宗教史中，今日可算是最困難的時代，我們須搜羅各時代的經驗，以爲我們今日的借鏡。……我深信研究那普及全球和繼續生長的基督教是極有益處的。』上面一段話是穆德博士在一九二六年的上海基督教大會中所說的。我做這本傳記，就是希望稍有助於穆德博士所提倡的那種研究工作。『繼續生長的基督教』的最高表現乃在於各地基督徒中有富於創造力的人，由他們用自己的生命來續成耶穌升天後所遺下的那部沒有寫完的使徒行傳（見使徒行傳一章一節）。

看了今日中華教會的巍然獨立，看了中華教會的責任心的迅速發長，看了中華教會在劇烈壓迫中的堅固不搖，我們就不能不『飲水思源』而聯想到那些奠此基礎使此名貴的建築得以成立的先進。我們現在用擴大的眼光來看過去的中國教會史，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改正教會之建立者早已在我們之前找到了許多有價值的材料。中國人也是上帝的子女，上帝決不會不讓他們作他的見證人。孔教經典亦能引導人們趨向基督，這種經典幫助我們中國人用我們民族的特長來解釋基督的福音，正如柏拉圖無意中爲基督教在希臘化的羅馬世界中樹立了基礎一般。梁發先生早年奉佛教，本書中雖屢向佛教作嚴刻之批評，但梁發先生之早期信仰中實有數點爲其日後接受基督教真理的準備。回教教徒和一部分的猶太移民曾與景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同向中國人證明一神的真理，中國古代的哲學家對於這個真理原已見到，可是所見甚爲隱約。景教在中國的遺跡除了西安府的石碑之外一定還有許多，雖或模糊暗昧，難以指實，然其必有，殆無可疑。數世紀以來，羅馬教教會中人將十字架的福音傳佈於中國各地，雖然屢遭壓迫殘殺，却是百折不回，

終獲最後之勝利。

在改正教的先進中，馬禮遜先生自然永居首席。他那充滿靈感的生平久爲全世界基督徒所共知，但是他的華人同事梁發先生的生平則知者甚少。梁先生乃中國第一個改正教宣教士；當全國人反對基督教之時，他獨敢自承爲基督徒，從這點上就可看到他是一個尋常的基督徒了。因爲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基督徒，所以我們都應當知道他的生平。還有一層關係，就是現在中國人的民族精神日見發達，大家都知重視本國的東西了，即以中華基督教會而論，它也開始注意其自己本身的歷史，在這個時候，我以爲拿一個中國基督徒先進的生平來研究一番，是最有價值的，何況那人的信仰是曾經經過長期的嚴酷試鍊而始終堅立不移的啊！

不幸得很，在有人想到爲梁發先生作傳的時候，所有認識梁發先生的人都已經不在人間了。關於他的工作的中文文件，可採用的很少，而他自己所著的佈道小叢書亦已失傳，因此，我們不得不顧英文文件來編出這位教會老前輩的傳記。十五年前，廣州河南

梁發先生的故宅中尙存梁發先生的文件和書籍一籃，但經一九一五年的水災以後，那些文件已經散失無存，幸而還留存了這大宣教士的一幅畫像和他所用的那部一八一三年在廣州地方出版的馬太福音。至於英文材料之可靠者，作者已經費了十餘年的光陰向各方盡力搜集，現已足供著作此書之用；但作者仍望讀者能賜以新的材料。

梁發以乾隆五十三年（即西曆一七八九年）生於廣東省廣州府西南約五十英里的高明縣。他出世時，馬禮遜先生年方七歲，正在英國紐喀斯爾（Newcastle）地方入校讀書。一九二〇年，那有人口十萬的高明縣中祇有基督徒十人，從此可見西國佈道會和中華基督教會對於這中華第一使徒的興趣是並不十分濃厚。梁發的父母在三洲司古勞村居住，他們是貧苦的鄉人，大抵以農爲業，因爲家貧之故，他們等到他們的兒子到了十一歲才把他送到村塾裏面去念書。梁先生的童年生活已經無從稽考，我們祇能想像他那時或在山側牧牛，或在林中採薪，或在田間耕耘，或在陳設簡陋的家中操作而已。在這時期中，他的身上必定充滿着足以形成他的性格的影響與事實，以爲其日後奮鬥之準備。名哲

說：『生命之書沒有序言，每頁都是正文的一部份，祇要我們善於尋繹，則每頁中都可尋出重要的片段。』我們可以斷言，童年的環境與一個人的人格之構成有莫大的關係。

一個孩子到了十一歲方進村塾就學，那個孩子是必須要有些勇氣纔行；因為大多數的兒童都在較幼的時候就開始讀書了。塾中同年的學童程度自然都比他高；但是刻苦求學是中國人的特長，足以破除一切障礙。據說梁發最先讀三字經，然後讀四書五經，在村塾中讀了四年書之後，他對於中國古來豐富的典籍就有了相當的涉獵，而樹立了他一生工作上所不能缺少的文學基礎。他所受的儒家倫理教育，和關於忍耐，禮讓，勤苦，服從，克己等各方面的訓練，都在日後獲得豐富的收成。我們披閱梁發先生的日記及其致倫敦佈道會的信件，見其字體端麗，就不禁想起他童年時教導他的教師來（此日記及其書信至今保存在倫敦佈道會內）。當時教育與宗教並不分離，在每晨未上課之前，學生必須在聖人神位和教師前面各作三揖。他日後篤信基督的那種深厚的宗教天性已於此時在宗教程度低淺的家庭，廟堂，和學堂的禮拜中逐漸發展了；正如保羅論律法時所說，

他們都是引他歸主的塾師。

古今偉人多出自貧苦之家，而上帝在他們童年之時已經在無形之中爲之預備一切，梁發先生即其一例。他的名字是一個「發」字，「發」的意思是「差遣」，他正如施洗約翰出世時已是「上帝所差遣之人」了。以賽亞書中所說「我以名呼爾，爾雖未識我，我已稱爾名」的話可以移用於梁發先生的身上。名哲說：「一個基督徒的人格之構成，似乎上帝在數世以前已經動手預備，爲之積累家風世德和所謂「世襲之恩典」，使時機一至，可以在這充實的根基上迸出基督化的人格來。」

第二章

梁發自從離開學塾之後，即來省城自謀生計，由此可見他的家中是如何的窮困，而此人的自立精神是如何的發達了。我們現在閉目一想，可以想見一個少年將敝衣數件捲入被內（被外包以草蓆）而負之以赴渡的情形。這時他纔十五歲，心志尙未堅定，而竟離開父母，故鄉，和童年的伴侶，遠適異鄉，實非易事。當日同船的人自然猜想不到這小的村童是出發去樹立那改變吾華人生活的機關之基礎的。舟行一夜，翌晨便抵省城。當船經過河南洲頭之際，此童遙望省垣，開始與西方世界接觸，原來當時珠江沿岸，洋行櫛比，而洋行之前又有一座西洋式的花園。洋行的數目一共是十三家，其中十二家爲西國商人所設，其一則爲中國商人所設。過了西濠口，又有高房多所，其中居住中國洋貨商，他們負有監督外國商人行動之責。

那年是一八〇四年，正是馬禮遜上書倫敦佈道會請願來中國傳道的那年。馬禮遜的

請願書中有『求上帝將我置於困難最多和從人類眼光中看來最難成功之佈道區域中』的話；他的請願受了允准，而他就起程來華傳道，一手樹立中國改正教會的基礎。

梁發最初學造筆之業，旋即棄去，而改習雕板。他在一個業師之下繼續學習了四年，他的技術與年俱進。同時，他對於文學一道也致力研究，以為日後從事著作之張本。

當梁發從事學業之際，馬禮遜先生來到中國，他於一八〇七年九月七日抵廣州。他來的時候，那些英國船舶都不願載他，因恐介紹傳道者來華將於他們的商業上發生阻礙，於是他不得不到紐約去搭乘美國輪船。當時中國政府嚴禁基督教之傳入。他既為他的本國人所棄，又為中國人所反對與懷疑，更為澳門的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所窘迫，但他仍堅信他是上帝遣來中國傳道的人。他在紐約的時候，有一個船主以譏諷之言問他道：『馬禮遜先生，你真以為你能感動那些拜偶像的中國人麼？』他回答道：『不，先生，我以為上帝能够感動他們。』他抱了這種信仰而開始他的工作。二年之後，東印度公司因為他熟悉中國文學，聘之為翻譯員。他欣然接受此職，因為在該公司的保護之下，他

可以把聖經譯爲華文。

梁發之母死於一八一〇年；他被召回高明奔喪。他大概每逢清明和新年回家一次。他那時已脫離學徒生活而做了一個正式的工人。他所掙的錢很是有限，可是他時時寄錢到家中去。那時他已經是二十一歲，但是尙未娶妻，此事可以證明他的家況之貧困，因爲那時的中國人大都是早婚的。他歷年所積貯的一些錢在他的母喪中用去了大部份。喪事畢後，梁發重回省城作工。

回省以後不久，此青年雕板匠就因其手藝而與馬禮遜先生發生了接觸。在普通人的眼光中看來，這個會唔不過是偶然的，其實却是神旨所定的。梁發當時在離洋行區不遠的某印刷所中做工。一八一〇年九月，馬禮遜先生的聖經譯本已經達到可以付印的程度。他預備先印使徒行傳一千部。這本使徒行傳並非全是新譯，乃是改訂羅馬教會中的一個譯本而成的。此書印刷由馬禮遜先生的華人助手蔡盧興先生經手。蔡盧興後來自己承認他承印此書取價比較平時印費多取二三百元，因爲那時他所承印的使徒行傳每部的

印刷費是五角錢，後來全部新約的印費也不過如此。但當時印刷工人承印聖經，乃是一種冒險的事情，所以多取幾個印費，以資彌補，在我們看來也是應當的。

此事經過之後不久，清廷就頒布禁止基督教的諭旨，裏面有話說：「自此以後，如有洋人秘密印刷書籍，或設立傳教機關，希圖惑衆，及有滿漢人等受洋人委派傳揚其教，及改稱名字，擾亂治安者，應嚴爲防範，爲首者立斬；如有秘密向少數人宣傳洋教而不改稱名字（洗禮也）者，斬監候；信從洋教而不願反教者，充軍遠方。」當時政府壓迫基督徒如是之甚，無怪印刷工人非重酬不肯承印基督教書籍了。那次所印的使徒行傳，書面上用一條假書籤，以圖掩飾。我們深信那次多取馬禮遜先生印刷費的事情，梁發必不與份，否則，馬禮遜先生以後必不會再那樣信任他了。在這種危險的情形之下，他仍敢幫助外人印聖經，這裏就可以看到他爲人之勇敢與富有自主精神。在一八一和一八一二年的兩年中，馬禮遜先生把路加福音和新約書信之大半付印，而此等書籍之彫刻及印刷多出自梁發之手。

一八一三年，馬禮遜先生的同志米憐先生夫婦來華，馬禮遜先生夫婦之岑寂因得稍解。米憐先生來時，亦如馬氏初來時一般，爲澳門地方的葡萄牙政府和廣州地方的當道所反對，不許他在中國居留；數月後，米憐遂離廣州而往南洋羣島，在那裏的華僑中間傳道。不久，他回到廣州去，獻議馬氏，邀他到馬六甲去設立傳道總機關。馬六甲與新加坡相去約一百英里，又鄰近那居住華僑甚多的東印度羣島，又爲中國與印度間交通之大路，氣候宜人，而那裏的英國政府又同情於基督教。

梁發常被誤認爲中國第一個信教的人，但是馬禮遜和米憐的來往函件中清清楚楚表明其不然。中國第一個信徒是蔡亞高，就是上面所說的蔡盧興之幼弟。當馬禮遜來華後第一年，亞高年方二十一歲，常到馬氏家中聽他講耶穌，但是因爲言語上的阻隔，不能明瞭所講的是什麼。後來亞高之兄僱他監督雕印新約的工程。馬禮遜先生華語進步之後，亞高遂常來馬氏家中聽經，聽得津津有味。一天，亞高拿偶像數具給馬氏看，他說已信耶穌，並且相信了宣教士所說崇拜偶像是無意識的那話。一八一二年九月八日，亞高

請求馬禮遜先生爲之施洗。亞高性情躁急，常與其兄及其同事口角，故馬禮遜先生以爲不如把他辭去。他的性情雖如此暴戾，但他每禮拜日必行數里的路到馬禮遜先生的家中去敘會，從不稍爽。他漸漸的養成了祈禱的習慣，而自覺對於親友等未盡其應盡之責，並自覺性情之不佳。因爲他似乎有真心悔改之意，而且他所寫的信仰志願書亦甚令馬禮遜先生滿意，馬禮遜先生就決意爲之施洗。一八一四年七月十六日，他在澳門海濱某小山山側的泉水中受洗。蔡亞高此後繼續嚴守他的信約，以至於死。他死於一八一九年。有人說，蔡高後來被天主教徒誣告於香山縣官之前，控其妖言惑衆，縣官將他監禁起來，後來他就瘐斃獄中。但是馬禮遜的函件未曾說及此事。三年後（即一八二二年），其兄亞興也信了耶穌，且請馬禮遜爲之施洗；馬禮遜希望彼能真心信道，却並未爲他施洗。蔡高有弟名亞三，亦爲馬禮遜先生所僱用，他也相信福音。

當馬禮遜先生遣米憐先生往馬六甲設立福音堂時，曾以新約木版多組給他帶往，並僱印刷工人數名與之同行，梁發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人。在那時候，他竟肯漂洋過海，隨

一外國人以遠適向所未知之國土，我們從這裏就可以看到他的心志之堅強了。他們在一八一五年四月十七日放洋，舟行三十五日始抵埠，由此可見當時船隻速率之優。

第三章

梁發抵馬六甲後，不久，就成了一個熱心慕道的人。此事非屬偶然，他以前與馬禮遜先生所發生的接觸和他雕新約書板時由書板中所認識的真理都對於他的心靈有着影響。幸氣得很，我們這裡有着梁發所作的自述，那裏面說明他所以立志信從耶穌的原因。他說：『我未信救主之前，雖然自知有罪，但不知如何而能獲救。我每逢朔望，必往廟內參神，求神保佑，但我身雖拜神，而心則仍懷惡念，說謊及欺騙別人之念永不能離我之心。後來我與某傳教士同往馬六甲，彼常向其家人宣傳由耶穌而得救之教義。我雖參與彼之聚會，然我之心實不在此也。有時我看彼等之聖經，且聽彼解釋，但我却不能完全了悟其意義。當我聽聞傳教士勸人不可拜偶像之時，我常說：「此真是一種新奇宗教。照彼所云，則元寶，蠟燭，金花，冥鏹，皆成無用，且是罪過矣。我恐佛祖將因彼等褻瀆神明而降罰於其身，我且靜觀彼等能繼續宣傳此種宗教否？」』

「數月之後，有一僧從中國來，住在附近之觀音廟中。彼常來訪我，我問彼：『我要如何，罪方得赦？』」彼答曰：「每日背誦真言，則彼在西天之佛將赦爾全家之罪矣。如人能佈施錢財與僧人，請彼爲之念經，則來生可投生富貴之家，且不至受地獄之苦。」我聽此言時，一心想做一個佛教徒。此僧贈我佛經一卷，囑我每日讀一回，說如我念至一千遍，則以前一生罪過都可以抹除。此後我遂每日背誦此經，但一日晚間獨坐時，自覺生平犯罪甚多，實非袖手不做一善事徒然念經所能獲救的。

「同時，我又聞傳教士等由耶穌而得赦罪之說，在閒暇之時我又自己查察聖經，見經中嚴禁不潔，欺騙，拜偶等罪過，於是我想：「此是一部勸人離惡之好書。而此書之教訓又得耶穌之異跡以爲證明，此書必爲真經無疑。」此後我遂留心聽人解釋聖經，而安息日讀經時亦更爲注意，而且求傳教士爲我解釋。我問彼：「耶穌替人贖罪，究有何意？」傳教士告我：「耶穌是上帝之子，被遣入世，爲人罪受苦，使所有信之者皆得拯救。」因我自覺是罪人，我遂問彼：「如何方能得赦？」彼答曰：「如你肯信耶穌，則

上帝將認汝爲義子，而在來世賜爾以永生矣。」

「回房後，我自念我是一個大罪人，如不賴耶穌功德，上帝又焉能救我？於是我遂決志爲耶穌之門徒而求受洗矣。」

以上是最有價值的個人證道譚。梁發是富有宗教天才的人。他深覺其所負的道德責任，並自覺爲一有罪之人。他誠心要在佛教中尋赦免之道，却是找不到。他的心靈中人有歸附那主張公道並能赦免信從耶穌的人的罪過的上帝之念。他到底在耶穌基督的身上尋得了上帝，找到了最後之真理，找到了勝利的生活之路。

梁發之悔改信主，自然還有別種原因，有些原因也許連他自己都不知道，還有些原因他雖然知道而未在他的自述中提及。他被僱彫刻米憐牧師所著的救世者言行真史記的板本；這本用簡明的華文寫成的大傳記對於那雕版者的善感之心必大有影響無疑。四福音的斷片敘述常不能與人以深刻的印象，倒不如那有歷史和地理背景並且附着詳細的註解的故事之能使人清楚地認識耶穌。而且初期翻譯的新約，因譯筆之拙劣，新名字之迭

出，加以當時尚無良好的教授方法，所以這書是十分之難懂。米憐氏的書却無新約譯本之弊，因他並不一味圖譯文之準確而致犧牲語句之流利。這本有系統的耶穌傳無疑地是最感動梁發的易受感化的天良和追求真理之心。

可是我們不要誤會以爲這印刷工人祇讀過米憐氏的那一本書；他是曾經讀過那位傳教士用自己的人格來翻譯的耶穌傳的。他常在那傳教士家中作客，在那邊，他初次見到了基督化的家庭生活。天真的兒童能够吸引這孤寂之人，而米憐與彼結伴經過馬六甲時在途中所生的孿生子尤得其寵愛。他每日參加那所有家人僕役都參加的家庭禮拜，聽那屬神之人祈禱講道。米憐傳中會有下面那樣的一件事情：當他第一次在倫敦佈道會中的蘇格蘭委員會前請求來華佈道時，衆委員都以爲那樣一個粗魯的少年不堪來華擔任傳道的工作，但聽到了他祈禱之後，衆人就確信其能擔當此職了。

天父的聖靈在人類的一切作爲之上，而指導着那些作爲。他的救人的計劃包括他那些生在中國地方的兒女在內。他選擇一人而加以栽培，使其建立「人間的天堂」之基礎。

第四章

梁發受洗的情形詳細記載於米憐牧師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三號禮拜日所作的日記中：『今日十二時我以三一神之名爲梁公發——通常稱梁亞發——舉行洗禮。此禮是私下在傳道所的一室中舉行的。在未施洗之前，我曾經與彼作莊重的談話，教導着他，並爲彼祈禱，以預備彼接受此神聖之教儀。這種準備的工作用去了許多時光。我看到他誠心要做一個基督徒，就給他施了洗。我希望他的思想行爲之改變是由於真理之影響，但是人心這樣東西除了上帝之外誰能測知？我曾經私下問了他幾個問題，以爲試驗，並且特別爲他編了一本簡要的問答體的小書，給他閱讀，並囑他逐條想過。他是廣東省人，年紀三十三歲，未有家室，除一父一弟之外，並無其他親屬。他受過普通教育，能讀普通書籍。他的心志頗爲堅定，他更有節儉的習慣，他不像普通一般中國人那樣善於應酬。他從前很是剛愎自用，很有些令人討厭，近來却改好了。一八一五年，他伴我由廣州來到

馬六甲，一天，他告訴我，他曾被僱雕刻我所著的救世者言行真史記；至於他是否看了這本書而受感動的，那我可不敢斷言。當我與他談起他從前的生活的時候，他說：「我難得到廟裏去參神拜偶。我有時雖向天祈禱，却無虔誠之心。我雖不犯極惡大罪，但飲酒和其他類似的罪過則在所不免。我未來此地之前不知有上帝，今則急欲奉事之矣。」他要求在正午十二時受洗，這個要求的動機何在，我不能斷定，據他說是「因為正午時日影不偏不倚」，但照我猜想起來，那是因為他的心中仍存有中國人的那個牢不可破的擇日的迷信。我告訴他說，在上帝的眼光中看來，此一小時與彼一小時毫無分別，他既然做了基督徒，則應視任何日子任何時間都是一樣，只有安息日是稍微不同一些，這日是特別劃出來為奉事上帝之用的。我知道這種迷信一時難從一個初信真道的異教徒的心中除去，又知道讓他加入教會並為他舉行了聖禮以後，這種迷信自然會破除無餘，不宜因此小事而遲遲不舉行那聖禮。」

這個生於我們之前一世紀的傳教士在上面那種態度中顯出了他的仁慈與智慧。也許

梁發先生誕生的時辰是正午十二時，所以他選擇這個時辰以舉行其第二次誕生的聖禮。又或此人以爲日中時是開始新生命最適當的時間，也未可知。這些揣測可以解釋他所以選擇那不偏不倚成一直線的日影的緣故；馬六甲地近赤道，正午時日影確是垂直。此事使我們記憶起雅各書一章十七至十八節的經文來：『凡美善之施，純全之賚，皆由於上自光明之父而降。彼無變易，無移影，且循己旨，以真道生我儕，俾其所造者猶初實之果焉。』現在勿論他所持的是何理由，那傳教士的默許此種無害的要求實在是很有智慧的。教會接納異教信道者入教，不可把標準定得太高，否則就要生出許多的障礙來。在東方傳教的一般外國傳教士固執西方人入教時的習慣，結果就沒有一個人有資格入教。米憐先生做了一個好榜樣給我們看：他叫那慕道者認清楚他所取的步驟，但是他並不等到大那慕道者有了豐富的宗教經驗時始爲之施洗。一個信道者最重要的事情是立志，至於高深的造詣，則他將來受了基督的恩助和教會的指導以後自然會得到的。

以下是米憐先生對於這慕道者所發的問題和這慕道者的答案：

問：「你是否誠心離棄偶像而來事奉真實的上帝，創造天地的上帝？」

答：「我是誠心的。」

問：「你可知道你是有罪而不能自救的罪人嗎？」

答：「我知道的。」

問：「你是否真心相信耶穌是上帝之子和世界的救主而你是專靠他來救你的？」

答：「我真心相信。」

問：「你做基督徒，目的是否想藉此而獲得何種世俗間的利益？」

答：「不，我所以受洗，是因為覺得那是我的天責。」

問：「你是否從今以後直到老死，始終虔守上帝的誠命，且以正義待人？」

答：「這是我的心願，祇恐力與願違耳。」

上面的問題與答案能够表出雙方的心事。我們再難找到比那五條更基本更概括的問題了。米憐在他那篇記事上加添下面的幾句話說：「在我一方面，此次的聖禮使我得到

一種喜懼交集的情感。他是這新枝上的第一只菓子，希望他能守信至死，使日後有豐富的收穫，使教會中人快樂，增加基督的榮光。」梁發此後的生活在在足以證明他那天的受洗實出於至誠。他從未開過倒車。

第五章

受洗之後，梁發繼續與米憐牧師共事三年。但「彼已不再爲僕，而是較僕人尊貴之兄弟矣」（語見腓利門書）。他過着嚴格的基督徒生活，學道至勤。他對於傳播福音的各種工作都感到興趣。這時米憐先生辦到了一部印刷機和兩副英文和馬來文的鉛字，教他的印刷工人學習排英文字和用印刷機印書，但印刷中文聖經則仍用木板。他看到馬禮遜先生在澳門和廣州所遇之阻難，就愈相信大部份的印刷工作應在馬六甲舉辦。

一八一八年九月十日，英華書院在馬六甲舉行奠基禮。在該書院未開辦之前，米憐曾試辦一學塾，初時無人來學，於是他就想出方法來，每星期給那些學童一些補助費，使他們高興來學。後來他漸漸得到了學生們的家長的信任，始開辦此校。香港屬英之後，此校遂由馬六甲移至此間，仍稱英華書院，至今存在。

一個中國人寄寓異國，實難覺得完全快樂，梁發之心常懸念其久別之家人。他那孤

寂之感因一八一九年三月中一個摯友之去世而更增加。那個摯友就是那教他如何建設一個基督教化家庭的米憐夫人。米憐夫婦平日情愛極篤，夫人死後，米憐先生痛悼萬狀，他此後所作的日記上常有血淚的痕跡。也許這小家庭所遭逢的不幸事故是使梁發先生渴念他自己的家庭更甚。無論如何，他在米憐夫人死後一月，乘船返廣州。

他回到了故鄉高明縣後，看見他的家人和親友都爲偶像所迷惑，大起憐憫之心。他在這時結了婚。舉行婚禮時，他也許仍奉行那些附屬於華俗婚禮的迷信舉動；至於拜偶一事，則我們能够斷言他一定是堅決拒絕的；我們更想像得到，他的堅拒拜偶一定使他的老父和親友們心中不悅，而婚禮和婚宴中的歡樂景象也一定不免受到影響。說起舉行婚禮時拒絕拜偶，我就不禁聯想到中國第二位牧師何進善的結婚來，原來他在結婚前數日看出他的戚屬們預備在舉行婚禮時強迫他拜偶像，他便悄然逃至香港，後來他的戚屬們允許了不強迫他拜偶像，他纔回家完婚！

梁發一心要拯救他的本鄉人，因此就做了一本佈道小書，裏面講到偶像之無用與改

信基督之必要。此書名為救世錄撮要略解。書中除正文外，還附了經文數段，禱文數篇，聖詩三首，和十誡。此書篇幅祇有三十七頁，但牠是第一本用中文寫成的改正教佈道書籍。他把原稿帶到廣州去給馬禮遜先生看，馬禮遜先生很稱贊此書，於是他就將此書付梓，印刷二百本，以備分贈親友。此書大概是在他以前服務的那引店裏印刷的。人心不測，梁發印刷佈道書籍的事竟有人拿去報告當地官廳，官廳得報以後，立刻派人來捕梁發，將他的人連同他的書籍印板一並解到縣署裏去。在此事發生之前二年，馬禮遜先生也曾因印行他的英華字典而受官廳的干涉。馬禮遜先生的那件事情，是因為當時有幾個印刷工人因事口角，其中一人因為要向他的對方報仇，就把那印書的事情報告縣署，縣署得報告後，就立刻派人來逮捕印刷工人，把印刷工人和印板一並解官；至於印機和鉛字，因為那些是東印度公司的東西，所以未被攫去。當地總督下令，以後中國工人不得協助外人印刷中文書籍文件。當時蔡亞高和他的長兄開風逃逸，未被捕去。此後馬禮遜先生出於不得已而教授葡萄牙人雕刻中國字，於是英華字典方得出版。梁發這件案子

之發生，也因有工人向官署密報之故。書籍木板被毀，梁發則被囚禁。他在獄中回想自己的作爲，對於其計劃之突然失敗覺得百思不解。他與一個以前曾經跟隨米憐牧師之人同時被捕，兩人受不過虐刑而招出他們所知關於馬禮遜和米憐的事情，並供出曾受米憐牧師僱用的華人姓名。縣官取了供詞，立刻派人到東印度公司裏面馬禮遜的房中去捕蔡高之幼弟蔡亞三（當時蔡高已經去世），幸虧馬禮遜將彼藏匿於其臥室之中，始得倖免。梁發先生在縣官之前力證他所印的小書不但並無教人爲惡之處，而且是勸人爲善的。

縣官說：『你的書胡說亂道，並無意義，不足計較，但我因你的離國出洋而罰你。』說完，即吩咐衙役說：『打他！』當時中國移民律有這樣的一條：『凡軍民人等私自出洋貿易及遷往外洋羣島居住者，治以私通敵人之罪，爲首者處死刑。』此律至一八六〇年仍然存在，但從未實行，祇爲地方官吏向華僑敲詐財物之工具而已。梁發被衙役用竹片在腿上海打三十大板，血從兩足流下。他在獄中自思他印行那本小書而將基督的真理介紹與他的國人，實無可罪之處，他所以受此縲絏鞭笞之苦者，實在是上帝欲以勞其筋骨

，苦其體膚，而降大任於其身耳。馬禮遜先生向有力的中國商人極力運動，請求營救。最後梁發出了罰金，並且具結以後永遠不在廣州工作，然後始蒙釋放。他在馬六甲地方所積貯的一些錢本來預備爲他父親建屋之用，這時不得不拿出來移充罰款。馬禮遜在十一月十四日的日記上說：『我甚喜此中國基督徒爲基督而受苦，非爲己罪而受苦。我們一般人和他本人都不必把他那入獄之事引爲恥辱。在基督福音散播此地之初，必須有殉道者之血以爲灌溉，然後福音能廣佈四境。』梁發先生在自述他那次的經歷時說：『我不敢違背基督。』他得釋後，卽回故鄉，與其家人親友團聚了四十天。

第六章

一八一九年十一月，聖經全書的翻譯告成。舊約中從申命記到約伯記的那幾篇是米憐先生翻譯的。梁發先生除雕板與印刷之外還有什麼襄助馬禮遜先生與米憐先生之處，我們可不得而知了。格拉斯哥大學因為米憐先生曾參與那偉大的工作，贈以神學博士的學位，以示獎勵。一年之前，該校以神學博士學位贈馬禮遜先生。梁發先生一旦得此完全無缺的華文聖經，其快樂可以想見。

一八二〇年春，梁發重往馬六甲，與米憐牧師共事一年。後來他又不得不回華的緣故：一則，他那住在高明地方的妻子將要生產了；二則，他鑒於米憐夫婦兩人之和合，就決意要去引導其妻信主。他回家後，常向其妻讀經，並為之解釋，又常與伊同做祈禱，有時則獨自為伊祈禱，後來其妻果然信道，使他異常歡悅。她是中國第一個信奉改正教的婦人。但是當時有一個困難的問題，就是誰來為她舉行入會聖禮？如果到廣州或

澳門去尋馬禮遜先生，則長途跋涉，在那時候實多困難。再三思維以後，他就決意自己來舉行這聖禮，並且爲他第一次爲基督而獲得的勝利品施洗。他在村舍內的一個陋室中舉行聖禮，用飯盃來代替洗禮盆，在場者祇有他們夫婦二人。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他最先選讀了幾段聖經，然後作一回懇切的祈禱，也許他更唱聖詩一首。當此無知村婦誓從基督而由身爲工人之丈夫將水灑在她的頭上的時候，那世間的一切喬皇偉麗的禮拜堂都不若此村舍之配稱爲上帝之室了。後來梁發回憶這神聖的時日，說道：『從此以後，我們夫婦兩人一心一意奉事唯一生活着而真實之上帝，世界之唯一主宰，且切願盡力使我們四周迷信偶像之人回心轉意奉事上帝焉。』梁發之妻姓黎。

梁發既使其妻信道之後，就想去感化國人，使他們都信道。他決意把他從福音中所得到的寶貴教訓分與別人。但是他知道，要作一個傳道的人，必須有充分的預備，他與他的夫人商酌，預備再到馬六甲米憐先生那裏去繼續學道，他的夫人極表贊同。一八二一年，這第一對中國基督徒夫婦遂爲福音之故而告別離。梁發到了馬六甲那裏，米憐先

生接待之如兄弟，贊成他專心研究聖經。此時米憐先生的身體已很不健康，第一個原因是他所負的責任多而且重，第二個原因是他愛妻之死亡。他患肺病甚劇，常咯鮮血。他曾往庇能養病，後返馬六甲，在一八二二年六月二日上殉職而死；死時祇三十七歲。他是一個熱情，進取，而有決心的人，他深信傳道事業之進行就是天國之進行，雖水火在前亦不能阻止他的進行。他慣常說：『當我深信一件事情是合於正義的時候，我必不辭湯火以赴之。』他曾翻譯聖經的一部份，前面已經說及。他又編輯一種華文月報，名字叫做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由英華書院出版。他一生譯著了許多華文小書，其中有一種名叫兩友相論的，至今仍為最有效用的華文佈道小冊。此書作於一八一八年，翌年出版，初版印了二千本。但是米憐在他獻身為傳教士的短短十年中所做的一件最偉大的工作，就是感動及獲得梁發其人。

梁發自其友米憐先生去世後，自覺無逗留於馬六甲之必要。以利沙已獲得以利亞之精神而亟欲將其教訓傳與他的國人了。馬禮遜先生論及其同事米憐時說：『世間無較彼

更熱心之傳道者矣。」米憐死後，他心中的火燄在梁發心中重燃起來。梁發回故鄉去時，家人看見他依然健在，甚爲快慰。他屢次設法勸他的父親信教，但終歸徒然。

一八二三年十月二十日，梁發將他的幼兒進德攜至澳門馬禮遜先生之前求洗。馬禮遜先生記他的事說：「噫！此微小之基督教家庭，其將爲在此異教之國土中傳揚真理之工具乎？」

梁發打算在馬禮遜先生處繼續研究神學，可是不幸那年十二月馬禮遜先生要離華回國去了。馬先生來華後，孜孜矻矻，繼續不斷的工作了十六年。三年之前，其妻去世，其子女輩亦先彼而回英，他此次回國，預備在祖國作短時間的逗留，打算於一八二四年底重來中國。他在這十六年中完成翻譯和印行聖經的偉大工作，此外編輯了一部英華字典；他兼爲東印度公司的翻譯員，供獻甚多。他最大的遺憾是不能留下一個傳教士來繼續他在廣州和澳門所做的傳教事業。他曾多次向英美教會請願，請他們派遣傳教士來華，但終歸無效。在此情形之下，梁發之回中國使他非常安慰；他知道此人嚴守信仰已經

有了七年之久，道心必已極堅。在起程回國之前，馬禮遜先生封立梁發爲宣教士，囑彼繼續相機進行傳道工作。梁發自述此時的情狀說：「馬禮遜先生以手按我，封我往四處各方向人宣揚福音真理。」自此以後，以至於死，他的薪水由倫敦佈道會支發。

第七章

馬禮遜先生在英逗留過於其預定的日期。一八二六年九月十九日，他始攜其新夫人及幼兒抵澳門；原來他在假期中續了絃。在這長時間中，梁發先生的工作如何進行，並無記錄可考；當時郵政不發達，所以他沒有方法寄報告書到英國去。馬禮遜回華後，梁發始向他面陳數年來努力傳道的經過。馬禮遜先生發見他的住宅和傢私因無人看顧而致朽爛，而他的書籍亦爲白蟻所蝕，一時心中頗覺鬱鬱不樂，可是他與梁發先生相見時所感到的那種久別重逢之樂使他頓忘一切不快之感。他感謝上帝，並且恢復了勇氣，準備繼續努力。他和梁發同做禱告，感謝上帝保存他們的生命，並且保存他們歸向基督的意志。在馬禮遜回華後的第二個星期日上，馬禮遜又照常舉行禮拜鼓集起來。他寫着下面的話：『亞發示我以一華文小書，蓋希伯來書註釋也，此書是彼在我回英時所作，此書之目的蓋欲將彼在米憐先生處所得之宗教觀念傳與非基督徒也。我曾讀其一部份，知梁

發實有一些心得，雖其中用語不免染有彼中國固有之異教色彩，但由此可證其對於聖經實曾下過一番研究工夫。彼又作一稱揚基督教之短論，名為真傳救世文。」

這位傳教士所評摘的那種「色彩」不一定是不良之物，那是現今中華信徒所極力主張的地方色彩，也就是本色教會的天然記號。一個中國傳教士而不用中國人歷來所用的宗教名詞為宣揚基督教的工具，那是可異的事情，而且除了用固有的宗教名詞之外，那傳教士實在也沒有別的方法使一般人了解他所講的道理。

馬禮遜先生對於梁發先生的鞠躬盡瘁為基督教宣勞，表示十分滿意。關於此事，他寫着道：「在此充滿偶像及拜偶者之國土中，上至王公，下至鄉愚，皆反對及窘迫基督之門徒，即使有許多尼哥底母或如作教會歷史之米憐氏所謂「異教之基督徒」（意即未有完全之宗教知識及怯懦而不敢直認為基督徒之人），亦不足為奇也。但於此有一人焉，彼之為基督徒係出於己願，而又能公然承認其信仰。此人為誰？則梁發是也。我知彼之熱情有餘，而深思不足。」

一八二六年，滿洲政府在大清律例中加了下面那樣的一條條文，說：『如有外國人在華地宣傳天主教，或秘密印刷書籍，或聚衆宣傳，蠱惑多人者；又有滿漢人等受人指使，宣傳彼等之宗教，或秘密改用洋名，迷惑多人，經審判屬實，爲首者絞立決。如有宣傳宗教，迷惑多人，而不改稱洋名者，絞監候。信從洋教而不悔改自新者，充軍土耳其斯坦，給與能以強力令彼等改正之回教徒爲奴。』可是，政府所用的手段雖這樣酷烈，那大無畏的宣教士梁發仍不爲嚇退，他悅納馬禮遜先生的指導教訓而繼續進行他的工作。

是年十一月，梁發先生第一次致書倫敦佈道會，以後他陸續寫了許多書信去，可是那第一封信可以代表他所寫的許多書信。此信經馬禮遜先生譯成英文。信中說：『中華基督教之初實梁亞發致書於倫敦佈道會列位英國信道兄弟。我儕雖分居異地，各未謀面，但我儕既同信我主耶穌，則久已心心相印矣。因我儕所信之道一，心一，望亦一也。故我梁亞發與列位老先生及一切信主基督耶穌之人在基督中實同一體，因我儕雖各不相

識，但我儕之心則一也。

「因此之故，我謹致書問候在大英國居住而誠心信從我主耶穌之先生與教友，願爾等平安，願爾等平安！」

「當最上之主欲令一人一家或一國悔改信從真道時，彼用其奧妙難測之神旨召人宣傳福音，并召人信仰及服從真道。我梁亞發之所以得聞福音真道，全家信主，亦由於至高上帝神旨。彼感召老先生馬禮遜與米憐來華向我宣傳及解釋福音真道，同時又感召我梁亞發聽信及服從之。羅馬人書十章十四節曰：「未嘗信之，何由籲之？未嘗聞之，何由信之？未有宣者，何由聞之？」

「世界各國，宗教繁多，但無一能與福音真道相較者也。我如今不汲汲於尋求此世之福，而自願在傳教士之門爲弟子，透習真道，且將其宣揚於我祖國人民，使彼等亦得聞此大喜之信息，相信且服從之。我希望我之同國人悔改向道，丟棄彼等之鑄像，崇事天地萬物之主。」

『但我儕中國人，由上至下，各種各界之人皆已久爲罪惡所迷惑，且極端自高自大，福音眞道對於彼等是一種新異之訓，而中國士人學問之傳授，其習慣又與別國不同，所以我恐德薄能淺如我者，實不足以教導彼等也。我惟有竭力盡心，且望至高上帝用聖靈之影響以感動人心而已。』

『但現在雖或不能有偉大之改變，在我儕生前之時日，不能見我儕努力之結果，但我儕仍繼續將福音眞理傳與別人，希望子孫後代之時，人人能悔改歸主也。』

『故我懇切祈求所有老先生及所有真心信主之人，有德行者用彼之德行，有錢財者用彼之錢財，本博愛之心，將福音眞理廣播各地，使所有人類皆悔改歸主，庶不致孤負至上主所顯示之救贖世人之恩德；反之，我儕可由之以盡我儕之義務，到來生之時，可望我儕之主賜我儕以無窮之天堂幸福，此時我儕可以永享安息和歡樂矣。願我主耶穌基督之安康永與列位同在。亞門！』

這樣一封出於眞誠之基督徒信函，一定給了該會的主持者以極大的安慰和感動。

第八章

馬禮遜先生每年自八月至三月住在廣州辦事，夏季則與家人在澳門歡敘。當時外國婦女不准在廣州的洋行區域居住。梁發住在澳門，從馬禮遜先生學道。馬氏在一八二七年九月十八日那天寫下一段話，論及梁發的工作和人品，其言曰：「梁發已與我同住了一個夏季，他曾讀過聖經的大部份，且每日前來求我爲之解釋其不能了解之點，退而將所得以筆記之。亞發最長於祈禱，當彼跪下祈禱之際，最能顯出彼之虔誠。彼天性暴躁易怒，而彼之態度又常爲彼之國人所不喜。因彼公言他是基督徒，故我家中之非基督徒工人咸譏謗彼爲背棄歷代祖宗所信宗教之人，且爲賣國奸賊。梁發曾取保羅致羅馬人書而意譯之，此書對於我輩外國傳教士甚爲有用，因此書提示我儕以適用之字句，且使我儕可自評其觀念之錯誤而改正之。前一二日，梁發及一美國青年與我等共同紀念耶穌受死，在五人之會議中，有三個相隔最遠之國家之人，有屬於東半球者，有屬於西半球

者。』

同日，梁發又致書一封於倫敦佈道會的司庫，此信的華文原稿現仍保存在該會的案卷中。現將此信原文抄錄於下：

『學善者梁發拜書奉與

英國京都傳福音會衆位老先生及凡敬信主耶穌者之尊前請安請安。愚感蒙吾主變化全家之大恩，實萬分僥倖之至矣。然既受吾主之大恩已爲幸矣，更貴乎遵主之誠律而行之，纔算爲尤幸之至矣。但主誠命律之中獨以真道之義存心愛己及愛人而已，且愛人者莫切於以真道之義教人知識造化天地人萬物之真神主，及知敬信吾主耶穌，求獲靈魂之救，纔足盡愛人如己之義。是以愚見本國之人獨迷惑而奉事之偶像，不知有獨一位主宰真神，更不知人有個寶貝的靈魂，故感動激勵於心，甚欲學明真道之義，勸教本國之人，棄假歸真，庶不孤負真神主造養之恩，又不負吾主耶穌代贖罪救世之德，尤不忘貴國衆位老先生萬里重洋來到敝國苦竭心志，翻譯福音真道之心。更兼十數年以

來，破費十餘萬白金，悉係 貴國衆誠信者廣發仁愛之心，愛人如己之盛德，而本國凡敬信吾 主耶穌者皆仰沾此大恩矣。況且 貴國賢人君子尚有如此愛人之德，而愚本國之人反不愛本國者，豈是屬吾 主之民乎？緣此，愚今在老先生馬禮遜門下，習讀真道，一載有餘，幸得老先生馬禮遜循循善誘，博文約義，頓開茅塞，略知福音真道之義，第見真理無窮，其境難盡，愈思愈深，欲罷而不能，是以日夕早晚，切求上主施賜聖風之德，啓愚靈心，竭盡吾才，或能學習於一二，可以遏慾寡過，正己修身，或以之勸衆教人也。雖然愚思學道或者容易，恆心守道而行者甚是難矣。故愚心雖願學道傳世，而猶恐力行不足，反害真道之義，故此敬拜手書，懇求 貴國 衆位老先生代愚祈求 上主賜聖風加我智力，使我得小心謹慎，不致違背真道，然後或者可以教人。但中國之人，教門繁多，繁華之地，人心倣倨，欲速變化其心歸向真道，誠恐未能有效，不過學明真義，恆心固守而行之，令人觀感動心，更求 上主變化人心，則容易勸人敬信之矣。只因中國之人往往膠固在萬樣偶像，根深蒂固，忽然欲拔除改變之，亦不容易矣。更兼

真理之道，新聽異聞，況且近被西洋天主教有些穢蹟之謠言，已經拒絕人心之路，說道，凡有入耶穌天主教之人，其妻任從巴地里（即神父）寵幸與之同宿，死了之人亦要抉去眼睛纔給埋葬。又說，耶穌天主之教每人每月有糧銀數元發給。是以中國之人因被天主之教敗壞福音之真，縱有良善之人欲想敬信之者，聽此怪誕之謠言，則不敢敬信之，故此福音真道却被天主教之名聲塞斷真路，以致傳福音之道有如此多般阻礙人心，故難得多人敬信之矣。但雖如此，愚示恒心，竭力學明真道之義，筆之於書，存心恆守而行之，令人觀看觸目，或者可以感動人心，更哀求上主賜聖風變化人心之意，則富貴貧賤之人必然興起而敬信之，如在希比留（即希伯來書）第八章十一二節云：「蓋將來從極小至極大，都認識神，且神亦必施慈悲以恕世人之不義也。」因此更仰望 貴國 衆位老先生及凡敬信吾主耶穌者尤要廣發愛人如己之盛德，以普天下萬國算爲一家之人，更資助福音真道播散於宇宙之內，使人人得主上主而獨尊敬之，又知有救世主耶穌，敬信之而獲靈魂之救，庶不孤負吾主代贖罪救世之恩，而 貴國 衆位老先生及凡敬信吾主

耶穌者若有此愛人如己之大德，則至來生亦必在天堂永享安樂之真福於無窮之世也，厄拉氏亞（即加拉太）第六章九節云：「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有收成。」拜書奉上英國京都傳福音會衆位老先生及凡敬信主者尊前均鑒。

道光七年孟秋吉日後學侍教弟梁阿發頓首拜書。」

梁發在那年九月廿六日辭馬先生而歸故鄉，當時他十分惜別，至於哭泣，原來他感傷他不能為主獲得悔改之靈魂。他決意著作佈道小書，分與國人，覺得這是傳揚聖道最能實行的方法。馬禮遜論及此事時，曰：「如英國教會不襄助款項以印刷小書，則彼等又怎能達此目的呢？」

回鄉後不久，有一事足令梁發增加其勇氣，原來他的鄉人中已有預備接受真理的人了。有一個名喚古天青（譯音）的少年對於聖道很感到興趣，梁發設法和他同居，於是他們就常有機會共研真理。一八二八年正月某禮拜日，此新信道者就由梁先生爲之舉行洗禮，古先生曾致書於馬禮遜先生，說：

『世界人類道德之壞，皆病于人無自知之明，且太狃于此世之惡習。數月以來，我與道兄不問朝夕，共研真道。彼云，真道最大之源是由天而來，最古之教訓雖中經許多流別，但皆詔我儕以天地間祇有一神。一聞此說，我遂立憶我從前所犯之愆尤與罪污。我欲尋赦免之門，但不知其路，幸而得吾道兄將此路指示與我。彼曰：「爾之罪雖重如泰山，如真誠悔改，信賴救世主耶穌基督，則爾罪將被塗抹，而爾獲永生之賜也。」因此我敬謹傾心信服，且接受洗禮來洗淨我之罪污，望由聖靈之恩在我心內種下善根，且助我結出聖果也。』

梁先生因與古先生友善，就同他合設一私塾。那私塾是中國內地第一所改正教教育機關。梁先生利用中國歷來尊師重道的傳統思想以進行傳教的工作。

他仍舊時常教訓他的家人，且常向其鄉人宣道。當七月孟蘭節之時，他曾致書馬禮遜先生論及四周人等之迷信，說道：『當我見彼等作此無識之舉，我心甚為傷痛，不知所為。我祇能日夜默想及注意我自己之行爲，堅心嚴守真道，向上主祈禱，求彼早日感

化人心，使彼等改變，引彼等出水苦之路而復趨正軌而已。」

魔鬼正在侵襲各家的人，不願他的堡壘爲梁發施孩童以宗教教育的手段所攻破，於是就有人起而反對這學塾和這學塾裏面的先生。梁發被指爲宣傳迷信，且將其國賣與外人。他的學塾被解散，而他自己有性命之危，不得已而逃至澳門，在馬禮遜先生家中避難，且喜有機會從事研究聖經和著小書的工作。

在一八二八年馬禮遜先生向倫敦佈道會報告梁發先生的工作的佈告中，說梁發先生在主辦學塾和向其鄉人傳道之外，還著有大批佈道小叢書，此類小叢書共有十二種。其中一種是爲兒童而作的基督教問答書，其他則都爲回答他的非基督教友人所發的反對基督教的問題而作的。第一種反對是：「既然教主是天地之主，且無所不能，又何故投胎入世爲人，以自污辱其最神聖之神性乎？此種說法，實與真理極相矛盾者也。」第二種反對是：「既然福音是最美之道，而上帝又是無所不能，爲何彼不感動身上之心使之下令人民一體遵守，而反用汝等下流之人爲之宣傳乎？」梁發先生在此等小書中解答種種質

間，且憶述他向各種人傳道時彼此的對話。當他向人傳道時，有人對於他熱心這新奇的教義，施以冷笑；有人在他指出偶像的虛妄時表示憤怒；其餘則都接納真理，並且覺得他所提出的教訓有可實行的理由，同時卻又覺得他所反對的思想深入中國人的心中，恐非人力所能破除。馬禮遜對於此等有價值的小書甚爲愛悅，他將這些小書的原稿送至馬六甲英華書院爲之校正付印。

一八二九年中，梁先生大部份時間是住在澳門。彼教授一班兒童，同時又自習聖經與著作傳道小書。此時所作的小書，其目的在乎解釋基督教真理之系統，並且以此爲根據而批評迷信之虛妄及迷惑人心。這些小書做得極好，誠如馬禮遜先生所說：「實遠非歐人所能及也。」那年十二月，梁先生辭別馬氏，欲往印刷其所作小書之二種。關於此次的分別，馬禮遜先生曾有下面的記錄：「彼臨別時之禱文甚爲妥適，且清楚顯出彼之心是在彼之工作中，同時亦顯出彼有所禱之習慣。彼想各地基督徒代彼禱告，使彼可以忠心至死。願上帝祝福之，且使之爲人類造福。」

一八二九年春間，英國畫家程耐里（Crinery）為馬禮遜先生畫一畫像。這幅畫像中畫着馬禮遜先生和他的華人助手二人，有人誤以助手中之一人為梁發先生。馮約翰博士說，那坐着的老者是陳老宜，立着的少年是李十公。少年的父親是天主教徒，曾在葡萄牙留學。

第九章

一八三〇年之春，這小小的教會又加了一個新基督徒。這人是屈亞昂，曾在馬六甲爲傳教士，做過多年的印刷工作，他乃是梁發先生的業徒。從前他極懶惰，無力贖養妻子。但自在澳門馬禮遜先生家中受洗之後，他就回家勸其妻停止崇拜偶像，而賴耶穌赦免其罪。當他跪下祈禱時，他的妻很以其不用香燭爲奇，並且責他拜奉洋神。她向她的鄰里仲訴，說她的丈夫已經離棄本國的神明而拒食祭拜偶像的祭肉。她詬罵和訕笑他每晨早禱，說那早禱將與她以不祥。屈昂所以有這堅決之心，大部份是受梁發教訓的影響。他在他信道後，就立刻要把福音帶回他自己的家中去，亦可見梁發對於他的影響之大了。屈昂後來與梁發同事，襄助他辦理傳道和文字工作。他自一八三一年起受僱於倫敦會，直至垂老。他在馬禮遜先生的長公子馬儒翰（即約翰君）處學習石印術，常在澳門印刷佈道小書，分送與他的親友。他曾印行許多一面經文一面圖畫的佈道單張。他雖屢

受反對與侮辱，卻仍以能將救主之道稍爲推廣爲樂。綜屈昂之一生，其忍耐與堅信，使馬禮遜先生異常滿意。馬禮遜先生死後數年，屈昂在無意間得罪了一位朋友，這人到政府裏面去告發他與外人交通。他得知政府已經出票捕他，就潛逃到泊在伶仃島的英國船上躲避，一八三六年，從那裏逃到馬六甲。他在馬六甲忠心工作，一八四四年傳道總機關遷到了香港去，他就和理雅各先生同回香港。他住在醫藥佈道會的醫院中向病人傳道。合信醫生力證他性格優美，辦事忠誠，且有能幹。

在一八三〇年除施洗與屈亞昂之外，還有一件對於中華基督教會很有意義的事情。美國第一位傳教士裨治文牧師以是年二月抵廣州，而雅裨理（Abel）牧師亦由美國來華，在黃埔地方做外國水手的牧師。三月廿五日，馬禮遜請這兩兄弟到他家中來和梁發相見。裨治文牧師和雅裨理牧師都遺有他們在這次會晤中所得的印象的記錄，都說：『梁發很像耶穌。』在相別之前，梁先生用華文讀了路加十章，用第二節『稿多工少，宜求稿主遣工力稿焉』爲題，作一簡短的談話，講畢，他們一同跪下，梁發先生領導祈禱，

在他們未起之前，由馬禮遜先生將梁發的禱文譯爲英文。馬禮遜告知這二位美國友人說：『梁發的禱文與一般形式主義者的老生常談不同。梁發的禱文適合於當前的環境，使聽者覺得那是出於真心的。』這次是美國教會與中國教會的第一次直接會面，而此兩位兄弟聽了梁發的話，就更確信其職責和使命的重要。

在倫敦佈道會的案卷中，有一本梁發的日記，——從一八三〇年三月廿八日（即在馬禮遜先生家中與美國人會晤之後數日）起記到十一月六日，——其中記錄他這幾個月中的工作。從五月廿八日到七月十四日的六個禮拜之中，梁發與屈亞昂同往廣州西南二百五十哩的高州傳道，在這次旅行之前，他偕同屈亞昂回到高明地方他的家中去住了幾個禮拜。他在此時作成幾本小書，名曰真道尋源，靈魂篇，和異端論，板雕好後，就與屈昂在家同印這些小書，印好後，將牠們放入箱中。

一天，梁先生讀經讀到羅馬十章十四至十五節，心內暗想道：『如今我已得神風（按即聖靈）之恩，感化了靈心，略明福道奧妙之意。況且有宣傳福道之責任在身，若靜坐

而不出門宣道勸教各處之人，則各處之人焉能得知福音之義？我不宣傳福道，這樣之罪何等重乎？」於是他就立志研讀聖經，預備出外宣傳福音。第二日，當他讀完創世紀第一章的時候，他就跪下去祈禱，求上帝賜以聖靈之洗，使他更能明瞭聖經奧妙之意。他說：「我常存心目於聖經奧妙之旨而不忘記之，乃可以爲宣教人也。」由於此次新立志之感動，他就重新再將全部聖經讀過。他用八天的功夫讀完舊約，再用兩日的時間讀完新約。

他們到高州去，其目的是要把基督教書籍分派與由各縣來城的生童。他們在來往沿途所經過的墟市中派送佈道小書。在高州一個城中，他們已經派送了七百多本，大部份是送給來城投考的生童們的。在這裏，我們又可以看到這中華使徒的遠見卓識實不亞於其熱心。他知道如要將福音傳播於中國各處，那末，必須先影響其士子。回廣州後，他們繼續在學院前派送書籍，於是這些由全省各地前來的青年都得了福音書帶回到他們的家鄉去了。

在他的日記中，最有趣味的是關於家庭生活的描寫。例如：有一次，禮拜日說教，梁先生特向他的夫人和兒子解釋馬太十章的意義，告訴他們，救世主在世之時如何遣派門徒出外到各處去宣傳福音。又說，等他所作的小書影板完竣，印刷成書後，他和亞昂也要學當日的使徒出外傳道，將這些小書分送與人，並且向那些肯聽福音的人宣講真理。在起程之前，他又向他的妻子解釋此去之目的，囑她們不必爲之憂慮，因爲他們去辦上帝的事，自有上帝日夜護祐，若有憂慮時，那末，最好是爲他們祈禱。第二天禮拜日，他在早禱時以使徒行傳十四章卅二節「堅門徒心，勸之恆居於道，言我儕入上帝國必歷多艱，」爲題，午後則以哥林多前書二章「兄弟乎，我素就爾，宣上帝之奧秘，不以高言峻智；蓋我定意於爾中，他無所知，惟耶穌基督與其釘十字架耳。我偕爾時，在弱驚懼，戰慄不勝，且所言所宣，不在智之婉言，惟在神與能之闡明，令爾之信不在人之智，乃在上帝之能，」爲題。從這裏，我們可以見到他用何種道理來安慰和鼓舞其妻子，教訓和感動他的同伴屈昂，和修養他自己的身心。禮拜一早上，他們就起程，效使徒

的模範，以作其初次的傳道旅行了。

別後三月，再回家中時，他又這樣寫着道：『到家中見男女老小之人俱各平安，心中歡喜。坐了一回，即與妻，兒子，拜謝神天上帝保祐平安之大恩。』

梁發夫妻間的互助了解可於下面一事證明：七月十五日孟蘭節，梁發與其妻論及這天世人花費錢財，超度鬼魂的愚蠢。他說：『這樣妄耗錢財的事，個個人歡喜去做。我如今略爲勸人不可去做此邪事，免費銀錢；誰知反被人毀罵。』他的夫人說：『現今的人，誰分黑白？衆人所歡喜做的事情，個人也歡喜做。如今我們不肯跟隨衆人，燒化香花，元寶，蠟燭，紙錢，我耳中不知聽了多少說話，說你講的道理似係天主教的人，又說你罵神罵鬼，後來必有大災大難。』梁先生說：『據你聽人所說，你想我因勸人不可去拜菩薩神佛偶像，後來亦有災難否？』他的夫人回答道：『依我所想，必無災難。只怕我夫妻二人不能恆守神天各誠而行，才有災難。』梁先生說道：『正是此理；但有時神天也令服事他的人受些苦難而儆醒其心，使人知道在世界之上沒有安樂之福。』

進德有一個妹妹，名喚亞沾，生於一八二九年。當那年初旬梁發從省城回家的時候，又有一男孩出世，此次生產，其妻甚為辛苦；次年，這男孩就夭殤了。可是無論在憂愁或快樂的時候，這一對夫婦總是一心一德的共同過活。

第十章

梁發先生的日記中載有他同慕道者所作的許多談話。在當時的環境中，他沒有公開演講的機會，故派送書籍和個人傳道是當時所能用的唯一方法。這種談話給我們極有興趣的研究資料。其最有效果的工作是作於廣州的旅館中的。旅館主人林先生和住客中的一個泥水匠名叫李新的都信基督，而於一八三一年二月由梁發爲之施洗。我現在把梁發先生與林先生的談話詳細抄錄，以爲這種佈道的舉例。

一八三〇年七月十四日，這兩位宣道者從高州回到省城去，到一家林姓所開的旅館裏面去居住。次日，林先生偶然窺見梁先生在祈禱，便問道：『閣下如此跪在地上，是拜怎樣的一位神啊？』梁發答道：『我們叩拜的神係原始造化天地人萬物之主，管理天地萬國人物，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活神，故凡人誠心拜求之者，神必聽准之。』林先生對於這解釋作一簡明的評語說：『如此甚是方便。』次日，梁先生拿書兩本給林某

說：「兄看此書，若有不明其意，不妨下問於我，余必盡心講解之。」林某說：「如此甚好，多謝之至。」數天之後，林某到梁發的房中來問道：「閣下所說真的經是從何方得來的？」梁先生答道：「此真經之書本來存在如氏亞（就是猶太）國內。從前此國之人不與別國人交接，後來此國之人不守神天（卽上帝）誠律，乃跟隨別國之人去拜各種偶像，又做許多姦淫邪惡之事。然神天亦用許多先知哲人教他們悔改其惡，但他們不獨不肯聽教，反而將那些教他們的人或捕害或殺死。故此神天令別國起大兵攻打此城，敗滅全國之人。是以有心敬信真經守道之人先得神天默祐，令伊把真經聖書帶了逃走外國宣教勸人，故至今各國得知真經道理者皆由此而來。我得此真經聖書而略知真經之奧義者，因我前幾年在外國貿易，偶然遇見一位善人，傳授此經書於我，叫我將經書意義編爲小書，分送勸人，免致世上之人皆被魔鬼迷惑了心，不知本來之要道，徒然自害寶貝之靈魂。」林某說：「原來真經聖書乃從外國而來，而我們中國的人都係盲目的遵從，不肯辨別真假。今得閣下來舍館居住，實係天使你來救我們迷惑之人。」梁先生答道：

「亦要覺自己誠心肯信真經道理，才能救得出迷惑之路，若半信半疑，反受害更深，罪孽更重。」林某道：「真經聖理，我無有不信，但求尊駕逐本講明聖經之義，我才能傾心信服。」梁先生答道：「但凡信奉真經之人都係先信後明，如今你要先明後信，誠恐不是真心奉道之人，必要後來越聽越疑，更沒有敬信之心矣。」林某說：「我之心已定，只求閣下指教而已。」說到這裏，適有人呼之而去。

兩天之後，梁先生正在房中讀書，林某又走了進來，問道：「那兩友相論之書所講信耶穌之意却是何解？」梁先生答道：「耶穌乃係神上帝之聖子。信者，信耶穌受難受死係代贖世人之罪，又信耶穌有神之全能，可救人之靈魂，於肉身死後，乃得永福，又信耶穌能以聖風感化人之心而變爲善，此是信耶穌之意。」林某聽之而去。一天，梁先生正在獨坐讀書，林某又來問耶穌是何等樣的人。梁先生答道：「耶穌二字在真經原文乃救世之意，故論其係人之性，則受難受死，而代贖世人之罪，論其有神之性，則死後埋葬地穴，三日三夜又能復生，而後升天；故能救凡信從之者之靈魂出地獄之苦。」

也。」

約莫一禮拜之後，林某又到梁先生房中去，歡喜萬狀的對梁先生說：「我看了解釋真道之書，又聽閣下所講的道理，我心甚樂。如今求閣下把救世主如何受苦難而死及贖人之死及如何能救人之靈魂，講給我聽。」梁先生說：「論救世主受難受死，代世人贖罪的奧妙道理，講一年亦講不完，如今大概講講與你聽。蓋救世主本無絲毫罪惡，何故反受苦而死，這是神天愛憐世上之人，把世上之人應受罰之刑令救世主替代而受之，以使凡有人知罪悔改，敬信救主耶穌者，可因救世主受死之功而救其出刑罰之中而贖其罪。這是贖罪大概之意。又救世主救人之靈魂者，先以聖風（即聖靈）感人之惡心而變為善義之性，又暗助人勝敵各般邪魔之惑，引導人恆守誠律，使其不致落地獄受永苦，這是救靈魂之大概之意。故曰敬信救世主者必得福，不肯信之者定受永禍也。」林某說：「如今我更明白真經之義，今日有事，改日再來領教。」

一日，梁發正在房中祈禱，求上帝降聖靈感動所有問道者之心，林某又來開坐。梁

先生對他說道：「凡愛學神天真經道理的人要有兩層工夫。先要自己留心思想聽過的道理，又要思想肉體與靈魂之事，比較禍福長短。又最要學獨自拜神天，求神天賜聖風感化你的心，令你知罪，知靈魂之貴重，知在世上之危機，知死後永福之樂，知死後永禍之苦，知救世主能代你贖罪，知救世主能拔你出永禍之苦，而引你走永福之路。如此思想，則可獲神天聖風之恩，而感化你之心也。」林某說：「我現在之心甚亂，因為未見閣下之先，我想入佛教，去了幾次寺門，那些和尚都喜歡我，但查知我父母係有些錢財之人，要得我父兄主意，因此那些和尚就不肯給我剃髮。」梁先生說：「幸而你未曾入佛教，若是入了佛教，那末，正是入了地獄之門了。」林某說：「是何緣故？」梁先生答道：「佛家和尚以多般詭計哄騙人們，開口便說，「一子出家，九祖升天。」請問佛家和尚，以何功德而能昇天？不但現在的和尚不能昇天，即佛亦是一個大罪惡之人。且不講佛的別種罪惡，就是不肯敬認真神上帝這種大逆不道已應受永罰。況且佛係周朝之時所生，是個邊方小國之人，且不論佛生時作何功德，即把佛教現在的經書查考，亦未見佛有何

功德，有何裨益於人類，獨說入了佛門，必要參禪打坐，看經念佛，且問參禪打坐者，有益於佛，還是有益於人？看經念佛者，有益於人，抑或有益於佛？況且誰無罪過，但入了佛門，手藝不做，終日念經打坐，毫無裨益於人，就能消譴解罪，又能有功德而昇天，享長安極樂之世界乎？又說看佛念經，可往西方天竺佛國，享極樂之世界，如今天竺之國，不用看經念佛，有錢搭船，亦可去得。所以佛家的詭計，樣樣經典，都是哄騙人的錢，自己乃得自在安樂而食。如此之人滿身罪惡尙不容誅，而況可望得昇天乎？」

林某說：「我前時不知，只知入了佛教就係善門，殊不知依閣下所言，正是大惡。但那些和尚也講出佛門許多好處。」梁先生說：「他自然也要講些好處，才能迷惑人之心而施捨銀錢送他受用，又好迷惑人人入佛教做和尚，遂其奸歹之心。卽我從前未得神天感化我心之先，不知真經道理之時，我亦想做佛徒。後來獲得神天之恩，感化了心，知真經奧妙之義，遂敬信遵從之。漸學習，漸識其義，迨至今恆心誦讀，則心中明白，又如同神天所應許的話說，真理可以握之於手掌中。才知佛教之害，真經聖教之益。我已將

真經與義略說與你聽，信與不信皆在於你。但你無論如何不可入佛家之教，你若從了佛教，則受害無窮了。」林某說：「我如今知佛教之害，信真經之益，但我有一件心事，未敢領洗禮，待我慢慢的講與你聽。」說了，興辭而退。

當時梁發因事要回鄉，林某不肯收取他的房錢，後來幾經推讓，始肯收下，并堅約梁發下次晉省時必往他的店裏居住。林某對梁先生說：「閣下所講的道理甚悅我心，更兼閣下言行舉動令人欽服。明日閣下回家，日後來省，請到小店居住，再求指教真經與義。」梁發答道：「兄台不嫌打擾，日後必到寶號拜訪。」他把小書十本送與林某，請他將這些書轉送戚友。

第十一章

梁發在家中住了三禮拜之後，就覺得有重赴廣州之必要。他在他的日記中記有他臨別時與其妻所作的談話。梁發說：『我明天要去省城一轉，因為前月在省分送聖書的時候，有一個姓林的人很喜歡我，又很愛聽神天福音的道理。我現在重到林先生的家裏去，盡心把真道各種奧妙精義勸他，或者神天會賜聖風感化其心，使他知道自己的罪，救他的靈魂，至於他信與不信，由他自己作主，我總算盡了我的本分。』他的夫人說：『你辦天神之事要緊，不必爲我之事憂愁。』

他到廣州之後，一腳就跑到林某的鋪子裏去，受着林某的熱烈歡迎。寒暄數語之後，梁發就取出聖經，讀着以西結書三十三章論及以西結先知爲守望者和所有藐視他的警告的人必將受罰的話，並且作簡短的解釋。林某說：『閣下所講之聖書，我明白其意；但我自己看聖書，卻不能了解其意。』梁發先生說：『因爲你未識聖經道理之始末緣由』

，所以有些難解。又你未曾領受洗禮，未得聖風感動你之心靈，故亦難識聖經奧妙之意。卽我略能解聖書者，亦非我之智能解之，都係聖風之德，感動我靈心，使我能解釋也。」林某說：「聖風之德，却是何解？」梁先生答道：「神上帝係純靈之體，合之則一，化之則三，故化之則有聖父，聖子，聖風，之名。聖父者，乃係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管理宇宙萬國之人物。聖子者，卽降世爲人之耶穌而救世者，彼先以真理宣傳教人，後又情願受苦難而死，替代世人贖了罪，以使凡遵信之者獲諸罪之赦，而得靈魂之救。聖風者，乃凡有善心之人或聽過聖書道理或得聖書觀看，而聖風之德乃感動其心，令其知自己之罪過，知寶貝靈魂，知耶穌能代其贖罪，知耶穌能救其靈魂，又知天堂永福之樂，知地獄永苦之憂，而聖風感動人使知各般緊要之事，則人必生敬畏求救之心，此卽聖風感化人心之大意。但人若不先自省察，則聖風亦不能感化其心。」林某說：「我信真經之奧妙及聖書道理之有益。閣下若有多餘的聖書，懇賜一套與我，書價可以照付。」梁發說：「我只有這一套書，兄若要，我去朋友處另尋一套送你。」

次日，梁先生向林某講雅各書第一章，並且對他說：「這章書從十九節起到二十五節乃勸告人們說有宣傳福音之所，快些去聽，聽過之後，存留于心，尋思玩索，不可在東邊聽了，就到西邊去高談闊論；道聽途說，自棄道德，焉能有益？更兼聽人講道理之時，有指摘我所做過的罪過之時，切勿怨恨講道之人，而要醒心自悔，丟棄了所有一切姦淫邪污之事，而以謙遜之心接受凡與你辯駁爭論之言，如此則可以救你之靈魂。但你止聽道理，不肯遵行，則有何益？正是自己欺騙自己。吾人照鏡看臉，潔淨污穢一目瞭然，但轉身離開鏡子以後，就不知顏容若何了。人在聽道理的時候，亦知自己有這樣那樣的惡處，惟聽過道理之後無心存之，則亦忘記了自己的罪過。惟那有心聽道之人，他得知自己罪惡的時候，立意悔改，拿定主意，遵善恨惡，始終固守善工，如此者，必獲神天上帝許賜之福了。」

次日黃昏時分，梁發又以約翰福音三章為經題而向林某講道說：「人要敬信耶穌，乃得諸罪之赦，而仰望得永生之福。不肯敬信之者，永遠沈淪地獄受苦。神天定人永遠

沈淪之罪，蓋因世人明知耶穌已替他們贖了罪而偏不肯信耶穌也。」

次日早晨，梁先生又讀使徒行傳十七章二十二至二十九節給林某聽，並對他說：『這幾節書之意是說我們世人日日尊敬那些偶像菩薩及無知無識的假神而總不知尊敬原始作天地萬物之大主。蓋如今的人只知有形有像者卽是神，而不知天地之大主乃係無形無像之真活神，不居於人手所造之廟，無需何物敬奉。現今萬國之人所有一呼一吸之氣亦係神天上帝所賜；復次，凡有日用之萬物皆係神天上帝所賜；卽萬國各種人類亦出於神天上帝當初所造一人之血，而萬國之人所居住的地方皆受神天上帝之裁度與安置。雖然我們世人不能得見神天上帝，神天上帝却離世人不遠，故我們世人應起敬畏之心，崇事神天上帝，不可以爲不見其形像而不尊敬之，自取災禍而尋地獄之路也。』

禮拜日早晨，梁發先生讀耶利米十七章二十一至二十五節給林某聽，並且對他說：『今日乃係禮拜安息之日。這幾節書亦係講禮拜安息之事。禮拜聖日乃神天上帝所設。當初無天無地無萬物與人之時，神天上帝在六日之內出令造成天地神人萬物，第七日完

畢，故定爲聖日。是以如今凡過禮拜日，要罷歇各樣工作不做，獨要拜神天上帝，讀聖書，懷善念，行善事，不可亂飲酒，不可做惡事，乃要靜坐看聖書，善養靈魂。蓋六日之內做百樣工作，係養肉身之事，在第七日乃要拜神天，讀聖書，善養寶貝靈魂也。」於是梁先生就教林某如何在中國歷史中尋出禮拜日來。

晚上，梁發先生講雅各書五章一至八節，對林某說：「這幾節書是勸富貴之人不可常時倚賴錢財衣飾，又不可刻薄工作人員之工錢，更不可依恃富貴豐足，獨慕驕奢淫逸，如牛羊一般；牛羊祇顧飲食和性交，忽然被人拿去宰割，雖大聲呼叫，亦不能免死。富貴人終日貪淫作樂，不知死期到了，雖在極樂之時亦須立刻跟了死神走，不容少緩，猶如被牽去宰割之牛羊，雖不願去，亦不能免於一死。故此數節書的意義總係勸富貴人要預備死日，相信耶穌，求諸罪之赦，生時多做善功，則雖死神突然來臨，亦不憂不懼。此數節書又勸凡已信福音之人務要存心忍耐，恆守真道，以待死日，可獲安樂之福。」

次日晚間，梁發先生仍講雅各書，此次却講第四章十三節至末節。他說：「這數節

書勸人不可多思妄想，今日要去某處賺錢，明日要往某處發財，又明年要到某埠頭做買賣生意，必得大利。但人人日夜都是如此謀算，而不想到自己的生命，明日明年還有生命在世否？且人之生命正如青煙一陣飛裊在空中，瞬息之間不知往何處去了。故人生在世，有生命之時應該說：「若神天肯容我生於世上，則我要遵守神天之命，廣行慈工。」有這樣的思想才好，那想做生意發財，非惟無益，且有大害。是以明知應行之善事而不肯行之者，就是得罪神天，必有永遠之禍，受苦無了期的。」

次日晚間，梁發先生又以使徒行傳第十章為題對林某說：「此章書之意，言不論何處之人，若有善心者專尋善路，必獲神天遣人教其行走正道，又必得聖風感化其心，導信耶穌代贖罪過之恩。半信半疑最為危險，其為害一己之靈魂最甚。」

梁發先生這次又與林某同住多天，每朝每夕他們共同祈禱，梁先生並為林某解釋了許多經文。一天，林某對梁發先生說：「我如今聽尊駕講神天上帝的真理數日，心路明白，甚是敬信。」梁先生說：「你既敬信，乃要領受洗禮。若祇有敬信之心，沒有領受

洗禮之表，不能獲諸罪之赦，更不能領神風之恩，而脫惡俗。」林某說：「領洗禮之事，我如今心尙未定，未敢受之，待我看明白聖書之意以後，才敢領受洗禮。」梁先生答道：「領受洗禮之意，係入聖道之門，除去罪惡之根而受聖風引走永生之路。故曰：『朝聞真理，夕死亦可得靈魂之福矣。』」林某說：「明日我要回家一趟，因過兩日是我母親的誕辰，許多親戚朋友要來慶賀，所以要回家應酬陪伴親戚朋友。尊駕下次到小店來的時候，再斟酌洗禮之事不遲。」梁先生說：「遲些受洗禮亦在於你，不敢勉強，只怕你自己害自己的靈魂，落永苦之境而受禍也。」

次日早晨，在林某起程回家之前，梁發爲他講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們可以想像得到這傳道士如何用坦直和誠懇的態度將這章書中的警告深印於這有心接納真道而對於最後決定的一步尙懷猶豫的人的心中。次日，梁先生也離省回家，可是一月之後，他又再來林某的店中。彼此互相問候之後，梁先生立即開始對林某宣道，他先讀哥林多前書六章九至十節：「豈不知不義者不能承上帝之國乎？毋受惑；凡淫亂，拜偶，行姦，爲變

童，親男色，竊盜，貪婪，沉湎，詬訾，苛索者，皆不得承上帝之國也。」當時許多人
 都以為基督教是不道德的宗教，梁先生一方面要乘機駁斥這種無知的攻擊，同時一方面
 又要借此以感動林某的良心，因此就說：「你想神天的真理有甚麼古怪邪言誘惑人心麼
 ？奉信救主耶穌的人若有一些邪惡之事，就不能得靈魂之救，故此二節之書，所言各樣
 之惡事，若有一件在身，就不能享天堂之福，更要受地獄的永苦。」梁先生講畢後，林
 某說：「閣下所講的道理，句句都係真實，我無有不信。但我總未敢領受洗禮，因我父
 親現在做的生意係賣元寶紙料，我若領洗奉信耶穌，必不能做此生意。」此時梁發先生
 恍然明白了林某的真困難了，當下就對他說：「領洗不領洗，權在於你。但你寧受不義
 之財而不要靈魂，是你以為死後報應禍福之事未必是實在有的事。你寧信佛家之虛妄，
 不信神天的真理。你如今更多了一重罪，蓋你未得知神天真理之時以為未知真理而亂作
 亂為，情有可原，今明白真理而不信，是故意違逆天神之神命，其罪豈不更重嗎？」林某
 說：「我非不信，祇未受洗禮，未必有大罪。」梁先生答道：「領受洗禮者是信德之根

。你既無根，焉能望生枝發葉開花結實乎？」林某說：「待我問過父親，才受洗禮。」
梁先生答道：「領受洗禮之意是救靈魂之大事，應由自己定奪，由不得父母作主。所以救世主曾經說過：『愛父母過於愛我者，則不堪屬我也。』此言只愛聽父母之主意而不肯敬信救世主的道理者不能爲救世主之信徒。現你父母雖做賣元寶紙料的生意，你可領受洗禮，另尋別樣生意，依神天誠命而行，慢慢勸父親改業。若他聽你勸諫，固是好事；若不聽你，你亦盡了孝子之心。若徒借父親之名，不肯領受洗禮，則適爲大不孝。余因見你有孜孜向善之心，故盡心勸你，但你領洗不領洗，又與我何涉呢？」林某聽了這話，無言可說，祇低頭尋思而已。

次日早晨，梁先生讀耶穌在馬太十六章二十四至二十六節中所說的話，而注意其對於基督徒本分的要求。他說：「此數節書之意，當時救世主教其衆門徒弟子曰，人們要信從真道，須要克制自己的私意，世俗的陋規一概拒絕，又要常常預備受苦受難，受捕害；受死，如此方能從其學道。現在你不肯懷這樣的心，怕受難，怕死，而欲保存肉身

之生命，竊恐你的靈魂之生命亦要永遠喪失掉，並且連永生之福亦要喪失掉。如果你能因信救世主之名而受難受死，那末，你雖失了肉身之生命，你的靈魂之生命必得永生，永享天堂之福。如果一個人得了普天下所有之富貴光榮福祿，日日宴樂，心安意足，不肯信從耶穌代贖罪救靈魂的道理，則到了死期，其靈魂之生命就要落地獄受永苦，到此之際，彼之富貴光榮亦不能使其不落地獄，則其好處有何益於其靈魂之生命哉？蓋人享受富貴之福，日期有限，而其受地獄之苦則無限無了期的。故人寧信救世主而受難受苦，得永久之福；不可貪富貴之福而不信救世主。欲存肉身之生命者，反受無窮期之永苦也。』

林某屢受這種言論的鼓動，最後就被勸服而受了洗。此人日後結果如何，我們現在無從知道了。我們在林某受洗後他人所編纂的教會人名錄中不看見有他的名字在內。

第十一章

馬禮遜先生在他的日記中敘述梁發宣道的工作，說道：「梁發不但能堅守真道，而且勇氣日進，敢在他那拜偶的國人前承認信奉救世主。」又說：「他對於此世，如已死之人，惟望主復臨審判。他有時所表顯的人格和精神很像第一世紀的信徒，常準備為主耶穌基督而死。」

約在此時，梁發的老父梁沖改變了他對於福音的態度。他看了他兒子的生活和聽了他兒子的懇切的勸導，他就承認了聖經上所說的神是真神而願意向他叩拜了。可是他仍繼續崇拜他那固有的神祇，宣言他不敢以爲他自己比較皇上和他的大臣們更爲聰明，因爲他們也是崇拜這些神祇的。他正如古時的撒馬利亞人，「寅畏耶和華，又事己神。」他的父親活到一八四四年二月二十日方才逝世，享壽八十有七歲。他似乎至死對於這種新信仰仍是部份的接納，未能丟棄一切，全心歸信基督。

上文中已經說過梁發在一八三一年二月在廣州爲兩人施洗。其一名喚李新，他的信教是他在廣州旅館中聽了梁發講道的結果。這人後來做了梁先生的助手。當李新問到洗禮的意義時，梁先生講出他對於洗禮的意見來道：『領受洗禮有三個意義：一個意義是，你相信救世主替你受死所流的血，就是洗淨了靈魂上的罪惡與污點；第二個意義是，你領受洗禮之後，得聖風感化你的心，使你除舊惡，去陋俗，而爲新人；第三個意義是，你既領洗禮之後，則可倚賴救世主代贖罪孽之功，往日所有之罪惡得以赦免，而神天上帝認了你爲義子……你來領洗之時，將清水一碗放在桌上，然後我同你讀聖經，略講你聽，然後同跪下拜神天上帝。拜畢，我蘸一些水，用聖父，聖子，聖風，之名灑在你頭上，猶如洗去身上之罪惡，令你爲聖潔之身。』

那年，梁發又爲別的四人施洗。其中三人是屬於一家的：六十二歲的老翁和他的二子，那二人，一個年方二十二歲，一個年祇十七歲。他們都是讀書人。

此外還有一事使梁發非常快樂，就是裨治文牧師答應接受他的兒子進德到他的家中

去讀書。那年進德是十三歲，裨牧師教他英文和基督教的真理，希望他繼續他父親的事業，並且因為他所受的訓練比他父親所受的良好得多，所以希望他的服務能力更爲增加。

馬禮遜回顧他二十五年的工作，說道：『我現在才看到我的工作的成效了。我們用印送小書的方法，已經把真理傳得廣而且遠。亞昂已經學會了石印之術，亞發則除了每天向他的國人宣道之外，更印送了他自己所作的佈道小書九種。』

一八三二年的年終，梁發寫信給倫敦佈道會的威爾遜先生說：『在此數年之中，已有數人信從救主，加入教會。此地差不多有十人一心一志繼續事主，且學習實行福音中之聖道。每禮拜日，我儕聚集一處，共讀救主救贖之大恩。』這個小小的團體當馬禮遜先生在廣州居住的時候在其家中敍集。

教友人數之增加和政府之寬容使梁發和他的同志們勇氣大增。在一年之內，他們印送小書和聖經日課至七萬冊之多。

衛三畏 (Dr. Wells Williams) 先生在一八三三年十月抵廣州，曾與梁發相見，他敘述梁發說：「他現在盡力從事於著書，而且已經派送過數千本了。不久以前，廣州舉行府試，有二萬五千個重生從各縣到廣州來。梁發僱苦力數人把他的箱子抬到貢院前面去，他在那裏盡力把生命之道傳播與這些智識階級的青年，如是者三日。他是一個儀容可敬的老人，年紀在五十歲左右。他的面容表示他有慈善之心，令人一見便生愛敬之心。」事實上梁先生這時不過四十五歲，可是因為他經霜雪備嘗艱難，所以早老。

一八三三年十月，馬禮遜先生寄信給倫敦佈道會說：「爾等自然皆渴欲知我與亞發及亞昂曾做何工作。我儕有時共同工作，有時分頭進行，著作及分送各種小書。前數日，梁發得一非常良好之機會，將聖經日課及其自作之小書分與來省考試之生員。此等青年皆自百里外之鄉村來省考試者也。亞發以最公開之方法與彼之助手將宗教書籍分送與彼等。彼等甚欲得之，且有看過內容之後，再來討取者。亞發在一封信內對我說彼已立志忍受任何境遇。彼已預備忍受迫害，但直至寫此信時並未有事故發生。亞發之心甚願

在現在尚有日光之時盡力工作。今年廣東省河水泛濫，加以狂風暴雨，災情甚慘。被水溺死或被牆壓死者有千萬人之多，而因無食之地致凍餒以死者又不計其數。亞發之屋亦被水衝去。」

一八三三年時，馬禮遜先生的軀體開始有衰弱的徵象。他的夫人和其他家人都在此年之末返國，祇有他的長子仍留廣州，因為他已經由東印度公司聘為翻譯員。在極端孤寂和繼續衰沉之中，他仍舊繼續進行他的工作。他在一八三四年二月五日的日記上寫有下面的話說：「當我看見我的孩子所慣坐的椅子時，我十分悲痛。唉，我所愛的兒女啊！我何時再聽你們的祈禱和在你們的兩頰上接吻啊？我的疼痛的頭啊！我的疼痛的頭啊！上帝啊，憫憐我啊！」可是他雖說這些傷感的話，却仍鼓足勇氣，繼續工作。在死前的四十日，他還在預備最後的講壇 (Sermon)，講壇的題目叫做我父家多第宅，這個題目實在很合他當時的心境。他寫信給他的夫人，論及此事，說：「我相信我儕是屬於上帝之家，當我儕之旅程告終而我儕之戰役完畢之後，我儕將回到我儕之家中享受豐富之

產業。耶穌將重行光臨，帶我儕歸彼，而我儕將「永與主同居」，且永在最好之社會中生活矣。願爾亦以此數語自慰。」英國公使那俾亞 (Narberth) 這時適在澳門，預備請馬禮遜先生把他這篇講壇在澳門的東印度公司禮拜堂中宣講，可是當時有一般心胸狹窄的人起而反對，以爲與其請一個未經正式封過的牧師以主理禮拜，不如請一個別的教派中的人主理或竟廢止禮拜之爲愈。這事實是在教會中的一件可恥可慘的事情！可是他雖爲他的同國人所妬嫉排擠，而他所愛的那些中國人却不否認他的牧者之權。在他在世的最後的一個禮拜日上，他在廣州家內與他們相聚，他那天所講的講壇也許就是他心中所常常念及的我父家多第宅。這次的教會大概是他一生在中國所見人數最多的教會。在這教會中，那多年爲他抄寫的李老先生告訴他說，他已經立志信仰耶穌，他聽了，心中非常快慰。他的老友和多年的同事梁發先生此時當然亦在座。他們同唱馬禮遜新近譯好的聖詩救主耶穌愛我魂。數日之後，那首詩中所祈求的事——「引吾走入平安路，直至臨終與主連」——竟實現了！原來馬禮遜先生在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的晚間，溘然長逝。

。教主重行光臨，把他的僕人帶到他的地方去了。中華基督教徒永遠不能忘記他們信仰上的父親。

總稅務司赫德先生論馬禮遜道：「馬禮遜在屢次失敗和絕望之中努力奮鬥，卒獲勝利。英雄不是祇能在戰場上遇見，我們在人生的各方面都能找到英雄。英雄詩的作者在日常生活中能尋到真實的英雄故事材料，在烜赫一世的帝王身上反而找不到。馬禮遜就是我們在平民階級中所找到的英雄；他有英雄的靈魂。「失敗」把他那鐵質的性格鍊成堅鋼，而「困難」則激起了他的天才發露。」

梁發先生在米憐和馬禮遜兩先生的友誼和教訓中所得到的影響，這裏不能詳述了。

第十三章

馬禮遜先生死後不到一個月，廣州教會又遭別的災禍。現在把這災禍的經過情形在下面細述。

梁發先生因為馬禮遜先生之逝世，便感到生命之短促而欲在有日光的時候努力工作。這時廣州適正在開三年一次的鄉試，全省各縣的秀才都來赴考，梁發就乘這個機會，分送他的宗教小書。當時教會的環境極其惡劣，梁發這種勇敢的行為實在是極大的冒險。這時英人那俾亞 (Lord Napier) 奉使來華，他要把英國與中國的商業上和政治上的關係置於一個新而較妥的步骤上去，這事引起了中國人對於外國人——尤其是英國人——的注意。同時因為那俾亞堅持要同廣東總督直接商議而不欲由中國商人居中傳達，中國人遂大起反對，而中英間的商業關係就從這年八月十六日起暫告停頓。那些曾經幫助過英國人辦事的中國人——特別是與新近亡故的外交事件翻譯員馬禮遜有關係的那幾個

中國人——自然極受嫌疑。梁發先生所受到的嫌疑當然最大，因為他與馬禮遜先生的關係最深；他自知處境之危，可是他決意爲主而冒險。他好像那立在犁耙和祭壇之間的一匹牛，預備工作和犧牲。我們這裏有着他親筆所寫關於他這次所遭的禍災的記述。這篇記事文是在一八三四年十月十八日他乘英國輪船逃到新加坡去之前作於伶仃島的。文中說（錄原文）：

『書達一切信愛耶穌之人，願彼等皆得快樂與幸福之生活。我因得救主耶穌聖靈之幫助，曾多半繼續堅持從事宣傳福音之工作，且將福音真理提示國人，教彼等將彼等之偶像丟棄，而服事惟一真主宰，創造天地萬物之神。救主大施恩典，賜聖靈以感動人心，因而信道者前後共有十人以上。此十餘人皆已受洗而信耶穌可救免彼等之罪惡，且彼此一心服事上帝，凡事皆按福音真理而行。三四年以來，我常在廣州城附近鄉村及其他各地派送聖經日課，人人皆歡喜接受，拒絕不受者人數却甚少也。今年適爲三年一次之鄉試，各縣秀才皆齊集省城應試，於是我遂想從速將佈道小書派送於彼等。因此八月二

十日，我遂約同吳亞清（以下人名皆譯名）周亞生及梁亞新將書籍攜往派送。是日共派出聖經日課一千份（共五千本），而所有士子皆歡喜接受，並無任何滋擾；我儕皆甚爲快慰。翌日又同樣派送一千份，亦並無事情發生。到第三日，當我儕派完數百份之時，有巡卒前來將吳亞清及書籍一份拿去，將亞清押至南海縣知縣之前。該知縣將書籍閱過後，隨囑該巡卒等以後不必干涉此等閒事，因此巡卒遂停止彼等之干涉，而吳亞清即被釋回矣。第四日，我等見知縣已表示不干涉派送聖經日課及小書之事，遂繼續進行我等之工作。誰知當我等派完了數百份之後，突有數人帶領巡卒數名前來，將我及聖經十份抓去，我幸而半途從彼等之掌握中脫逃回家。翌日——八月廿五日，我聞巡選官曾將此書及此事呈報廣州知府；我猜彼或將令差役前來拘捕我等，遂將所餘之書籍放入箱內，並將其運往他處。翌日，我離省回鄉。三十一日，廣州知府差人至我省城之寓所，將周亞生及其同伴捕至彼面前審訊。當審問繼給（按即亞生之同伴）時，彼答說並不知關於書籍之事。知府命人將彼拿出去打四十板嘴巴。此四十板巴嘴打得厲害異常，致使繼給

不能說話。周亞生於被審之時將一切事情供出。第二日，知府遂派出多人來緝捕我，但捕我不着。九月二日，由周亞生帶彼等重來，將印刷人吳英泰捕去。四日，周亞生又帶彼等到鄰村中捕去別一印刷人亞集，同時又搜去聖經日課四百本，木板一大束。六日，彼等又捕雕板人亞清。八日，我聽見以上所發生之事，遂立刻帶我之妻女逃至江門，翌日，知府果然遣一百人分乘二船到我鄉裏，欲將我全家男女捕去。到鄉後，不見我等，遂把我三個親屬拿去，而將我家中什物搶掠一空，且用封條將我之屋門封住。彼等盡將我親屬所養之家畜捕去宰食，且繼續向村中各處搜捕我等，但終無法搜獲。至十六日，彼等始回省，回省後，將我之親屬黃興愛一人捕去。我有一個親屬，他秘密前來，將以上經過情形告我，我就立刻帶我的妻女逃往赤坎。最後我身邊所帶之銀錢告罄，致不能在他鄉生活，然又不敢逃回廣州，恐自投羅網。於是我就遣我妻潛往省城，將此事告知裨治文先生，求彼助我以資斧，使我可以買糧食而在必要之時可以逃往別處。誰知彼已往澳門，於是我妻遂不得已空手而回。我帶我之家人再回江門，此時我自己身上不名一

文，而又借貸無門，遂懇切祈求上帝施恩幫助，保護我往澳門一見裨治文先生。感謝上帝之仁慈，我果安抵澳門。當我見治文牧師之時，我之心悲痛異常，竟忍不住大哭起來。裨治文牧師見我如此悲苦，遂勸我不必傷心，說亞昂與馬禮遜先生之長公子已託人向知府詢問，謂祇要納贖金八百元，便可釋放在押諸人出獄，而對於我及我家人之緝捕文書亦可取消，不再追究矣。我聞此消息後，悲痛稍殺；但裨牧師言，此事尙未完全商妥，須待省城再有來信時始知真相。彼授我銀二十四元，囑我將此款帶給我之家人，而我自己立刻再回澳門。我向彼道謝後，即起程回家。當我告我妻以此事已辦妥之時，伊仍半信半疑，不以我所說之言爲確。我將此銀交與伊，是日即返澳門。在裨治文家中等候十日之後，便接得馬儒翰君來函說，經磋商多次，最後決定，祇要納款八百金，在押之人便可完全釋放，但巡撫却一定要將我逮捕云。裨治文得知此事後，立即帶我及我子進德到一隻快船上，着水手將我儕送至伶仃島船主巴利（Perry）之船中。巴利聽見我儕所遇之災禍，甚願將我儕藏匿於彼之船中。此種情形使我想起凡屬宣傳上帝及救主之福音

之人一定要忍受迫害。於是我默想羅馬人書八章三十一至三十九節，雅各書五章十一節，彼得前書五章十節之意義。我雖不能如救主耶穌，保羅，及約伯之堅忍不拔，但我仍願模仿古代之聖者，永保我心之安寧。又，我雖曾忍受許多迫害，但我心仍覺安樂與快慰，我現在惟一之恐懼是怕中國政府將我之妻女加害而已。所以我每晨每夕，皆求上帝垂憐保護及拯救彼等。同時我亦求一切牧者，先生，與所有熱心愛主之人爲彼等祈禱。

以下一封解釋性質的信是一八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裨治文先生和馬儒翰先生回答人家詢問此事而寫的。梁發寄上面那封信的時候把這封信附在信封內。這封信中說：

「此文中所說皆是事實。我等在中國傳教之人對於梁發在鄉試時印送書籍，一致嘉許，而其作工時之熱心與忠誠尤令人見之心悅。吾人須知此等書籍在中國人之眼光看來，直爲外國書而非播傳基督真理之書，故此次迫害之起與其說是由於宗教之原因，無寧說是由於政治之原因。如果當時中國政府未與英政府發生衝突，則我儕相信此種書籍之分送一定無人干涉阻撓。此事在八月廿五日呈報知府後幾已平息，後來因爲三十日晨那

裨亞貼出用華文所寫成之佈告（內列述中國政府待遇英僑之不公），遂致舊案重翻。我儕並非在此處指摘英政府措置之失當，不過將事實提出，以明此案發生時之環境而已。自從那裨亞之佈告一出之後，立即引起中國人一片反對賣國賊之聲浪。當時就有人將此事報告南海縣知縣及廣州府知府，三十一日官府即派巡卒至梁發寓所搜查，並於翌日發表下列之告示：

「南海縣正堂黃爲特別嚴禁事，照得刊印誨淫及有害心術之書籍，久干厲禁，但查近有不逞之徒竟膽敢刊印誨淫及有害心術之外國異端書籍，詐稱勸世文，以派送與人，實屬目無王法。除飭巡卒嚴密查拿，如有犯此者，一經審訊屬實，定必嚴爲究辦，所有木板概予搜毀外，合行出示嚴禁，仰生員人等一體知悉，爾等如藏有違禁之不良書籍，可立刻將板銷燬。如有膽敢故違功令，印行及散播此等書籍，定必嚴拿究辦，決不姑寬！其各凜遵，毋貽後悔。特示。道光十四年×月×日（按即一八三四年八月卅日）。」

「出此告示者即八日前囑巡卒不必干涉此等閒事之人。而我更有一事須言者，即梁

發已被巡撫指爲通敵賣國之人，其實梁發祇知篤信耶教，而並未犯此種罪案。前文所說那稗亞之華文告白並非梁發所印，但官府知彼常至四處散派外國書籍，遂借端報仇，指彼與彼之同事爲賣國賊，並指聖經爲邪惡不良之書籍！爲此事而被監禁者共有十人。其中八人已經釋放，其餘二人大約不日亦得釋放矣。然彼等所受之苦楚與損失實已甚慘烈矣。」

上面這一段政治小史可以解釋政府何故用那樣嚴酷的手段派遣軍隊到高明去搜拿梁發和他的家人的理由了。那稗亞的佈告實在是親手用華文寫成而用石版印刷的；中國官府不信外人能寫作及印刷華文之佈告，以爲一定是華人所爲，而梁發和他的助手因爲在不久之前曾以散派外國書籍而被捕至官，所以就不免大受嫌疑，官府以爲他們與這佈告一定有關。從前官府惡例，每辦一件案子，無論如何，必須把一人或數人處刑，因爲如此辦理，他們（官員）便可向京師報告，以期得功。所以當時梁發如被捕獲，必定見殺無疑。此次爲被捕諸人營救出獄所用的八百塊錢，梁發在一八四二年還去了一大部份。

第十四章

現在讓我們來看梁發先生派送小書所生的效果。梁發和他的同事們在學院分送小書的時候，曾經把書籍一份派給一個青年童生，這個童生的名字叫做洪秀全。洪秀全考試落榜，帶了那份基督教書籍回到他的家裏去；這件微小的事情後來竟造成中國歷史上驚天動地的一個大變局！洪秀全落榜回家的時候，年紀只有二十歲。他起初對於梁發所派給他的書並不注意，祇將它放在書架上，擱了九年之久。一八三七年，他再赴府試，仍舊名落孫山。考試完畢回家，不久就生起病來，他在病中看見許多異象。他在恍惚之中看見一個令人起敬的老人授給他一把斬魔劍；又看見一個自稱「長兄」的中年男子教他如何使用那劍。一八四三年某日，他坐在書房中看書，忽有友人前來拜訪他。那個友人在書架上發見梁發的書而對洪秀全說着，這才引起了他的對於這書的注意。當下他從書架上把那書拿出來閱讀。他讀了這書以後，就相信他已尋得解釋他所見的異象的鑰匙了。

。他知道了那令人起敬的老人就是上帝，而那所謂『長兄』者就是耶穌基督。他悟到他所見的異象是神的啓示，因此他就拔劍而起，從事他的革命運動，這就是『太平天國之亂』的來由。洪秀全同一個名叫馮雲山的友人受了梁發的書的感動，興起打倒偶像的戰爭，組織了一個上帝會。可是他們雖有熱誠，却少知識，而他們所用的破壞手段更難博得人們的同情。洪秀全久有思想要加入基督教會，到了一八四七年他第三次府試落榜以後；他就決定意思加入教會，他跑去拜訪美國浸信會宣教士羅孝全（Roberts）牧師。他與那牧師同住了幾個月，沈潛於基督教的教訓之中。洪秀全請求那牧師爲他施洗，可是那牧師因爲洪秀全的神學觀念有些怪誕不經，不願爲他施洗。洪秀全失望之餘，就回去創立他自己的團體，集合一些有志反抗清朝和反對崇拜偶像的人在他的旗幟之下。可惜後來他因戰事上的勝利而變壞了他的性格，他的心理發生了不平衡的狀態，他竟欲求與神天並列，可謂褻瀆神明已極。他曾經採取梁發先生用文字佈道的方法著作宣道小書，他初期所作的小書極合於基督教的教義，其中一種叫做宗教戒律，麥都思牧師曾說：『此書

可說是太平天國諸人所著作的一些書中的最好的一本，其理由正當，其禱文亦佳，而其關於人類之邪惡，耶穌以血救贖人罪，及聖靈感動人心等教義之敘述皆能引導一切有志求道之人共行天國。」洪秀全所組織的團體除了分送他們自己所著作的傳道小書外，又印送新約聖經。當時英國教會對於他們這種運動認為極有希望，以為可以使中國人趨向聖經。當時英國聖書公會適逢五十周年紀念之期，就乘此機會，籌募款項，印刷華文聖經一百萬本，在中國各處分送。

洪秀全起兵的宣言很是動聽，可是後來他的行為却使人完全失望。衛三畏先生說：「他們折毀城邑，蹂躪村落。從廣州到天津的二千里路之間，沒有一處不遭劫。他們所給與人們的禮物是比較以前更重的負擔。有人計算從一八五一年起到一八六五年為止的幾年之間死於「太平天國之亂」的人有二百萬之多，此外財物的損失更不可計算，至於黎民之疾病飢寒，猶其餘事而已。」

記載這個革命運動最詳細和最精確的書籍是美都司 (Meadows) 所作的一本書 (出

版於一八五六年。書中論及梁發對於洪氏的影響，說：「洪秀全和他的友人馮雲山決意到外省去傳道，而以販賣筆墨維持生計，那是他受了梁發書中所載的「先知在故土室家外，莫不受人的尊敬」的一句話和使徒行傳十九章保羅傳道的事蹟的影響。西方宣教士來華宣道，極容易陷於一種弊病，就是照他們向來的習慣按照聖經的字面來解釋聖經（按作者是在指摘教會信條中所用的神學名詞）。米憐先生和馬禮遜先生所感化的梁發却不陷於此弊。他的宣道文字中祇討論那些最受人注意的問題和與他自己及他的國人休戚相關的問題，例如世界的創造，登山寶訓中的偉大的道德規律，保羅的傳道事蹟，保羅的著作等。聖經中所講的東西有許多是與中國的情形相似的，譬如使徒行傳十九章中載聖保羅在小亞西亞遊行傳道，他在那裏所居住的希拉人之中看見有信奉萬有神教的學者階級，同時却又有獻身於可笑的迷信，不道德的行爲，和崇拜偶像的下流階級。這和梁發在廣東所見的十分相似。又，以弗所那裏有地方上的偶像亞底米，而中國的各城邑中也有它們的地方上的偶像——土地菩薩。中國地方也有術士，卜筮者，和講各種奇奇怪

怪的法術的書，他們都很得民衆的信仰。中國人也相信鬼會憑附在人身上面。中國的人也同保羅在小亞細亞所見的工人相似；中國各處地方有所謂「同行」的這樣東西，「同行」就是各項職業中的人所組織的工會，當他們的利益受侵害時，他們就羣起滋事。」上面這些話可以證明聖經之富於世界性，特別是適合於東方的環境，同時，又證明梁發先生之善於選擇他宣道時所用的材料。

關於梁發先生的文體，美都司亦有所論及。他承認梁發的文體反映着熱誠和犧牲的精神；可是他却又說：「他（指梁發）的文體大部份是建立於那與當地言語不合的聖經譯文和他的外國僱主所作的神學論文之上的，因此，他的作品很是晦澀，令人不堪卒讀。」這種批評未免太苛刻了些。梁發引用那與當地言語不合的聖經譯文，乃是出於不得已，他深知這譯文的不善。他曾經論及此事說：「現在聖經譯文所採用之文體與本土方言相差太遠，譯者有時用字太多，有時用倒裝之句法及不通用之詞語，以致意義晦暗不明。聖經教訓之本身已屬深奧神祕，如再加以文體之晦澀，則人自更難明瞭其意義矣。」

我爲中國人，我知何種文體最適合於中國人之心境。吾人須先努力將譯文修正，使其切近中國方言，然後將其印行。雖然讀者信仰聖經或反對聖經係另一問題，初與文體之晦明無關；但吾人總應竭吾人之力使聖經之文字易於通曉耳。」於此可見梁發實是在深知聖經譯文之不完善的。他著作小書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用切近的譬喻和通俗的文字來解釋聖經，使人們明白聖經的真意。這些小書的文字並不如美都司所說那樣的缺乏文學意味，我們只要看當時的學者都很注意他的書，就可以知道他的書做得不壞了。梁發實自知缺少文學上的修養，常常接受人家對於他的作品所下的批評，使他的作品有所進步。

馬禮遜曾爲他自己所爲的譯文辯護說：「譯書者的責任是要深切了解原文的意義，捉到原文的精神，然後用忠實明晰的文字將原意表達出來，此外如能更注意到文字的雅致，那是更好，如果不能，也不必勉強，畫蛇添足，反而不妙。」他知道他的譯文要被人家評爲不雅致，所以他說：「譯文的雅致不能償補意義的誤解，反之，文筆的拙澀並不一定使原意喪失。」話雖如此，譯文的不佳對於表達原意究竟有影響的。美都司曾經

作過一個建設性的提議說：「改正教傳教士應當貢獻一兩本較為完善的聖經譯文。我以為最重要的事情是每一段經文之下用語體文來加註釋，使譯文明白易曉。此外，每段下面加以自己的意見。總之，我們要使聖經譯文的文體迫近談話。」美都司以為各教會應印行附有註釋的聖經，派送無註釋的聖經是不會有多大成效的。現在聖書公會所印的聖經譯本，文體是自話的，並且附有註解，比較馬禮遜當時的譯本進步多多。可是須要知道，那最初的聖經譯本缺點雖多，優點正也不少。梁發曾將新約全書中應該修改的地方列成一表獻示米魏茶牧師。以後教會中的中西人員時時把聖經譯文修改，到了如今，我們可以說那本中文聖經是已經同西文聖經一樣的精確了。

第十五章

上面我們看到梁發從本鄉逃往伶仃島，後來他同他的兒子從伶仃島乘船到新加坡，不久他又從新加坡到馬六甲那裏去繼續從事傳道，他在那裏的華僑方面做他的傳道工作。至於屈昂呢，他却留在省城，做美國傳教士和中國信徒之間的聯絡者，因為那時中國官廳已經禁止中國信徒到洋行裏去和西人會晤了。後來到一八三五年的時候，屈昂也被人向官府舉報，說他私通洋人，官府接到了報告，就下令通緝他。幸虧當時有個好友將此事通知他，使他得以逃脫。他也逃到了伶仃島去，從那裏渡海到馬六甲去，他到了那裏，就和梁發共同工作起來。一八三五年五月十五日，馬禮遜的公子馬儒翰先生從馬六甲寄信給友人，信中提及亞昂和梁發等人，說：『亞昂與梁發同在馬六甲。亞昂之子（他並未信基督）則仍在獄中。亞發之妻雖屢經人勸其前往與其夫同居，仍不願離開中國。伊與其幼女住在距廣州十三四里之村落中，亞昂之妻亦居焉。亞發之子曾至廣州，但

現已回新加坡矣。前此在亞發家中發會之二三基督徒現已星散，祇餘一人在此，其人於文學一道頗有研究，曾屢次改正我等所著之佈道小書。」

一八三五年七月，倫敦佈道會中的麥都思博士爲慰問那些被壓迫摧殘的中國基督徒而到廣州來。他最先遇見的一個在梁發手中受洗的秀才。那個秀才名字叫做劉蔗泉（譯音），他是在那件不幸之事發生的前一年受洗的，在未受洗之前曾經研究聖經一年餘，所以他的受洗是他的理知和信仰所指揮的，並非是盲從。他對於文學很有根柢，亞發曾將他所作的小書多種請他潤詞，他在這種工作之中發覺了他需要基督。當時他聽得麥都思遠渡重洋來到廣州，就跑到馬儒翰先生家中去看麥都思（麥下榻馬家），兩人相見之下，交談甚歡，劉秀才又把其他許多基督徒的住址告知麥都思。那些與梁發同受政府迫害的人之中，有幾個人出獄後不知去向。吳亞清逃到了新加坡去，在那裏的美國傳教士處爲印刷工人。那時梁發的兒子進德從新加坡回到了廣州來，仍和裨治文牧師同住。麥都思曾有幾句話論及進德，說：「他的英文已經研究得很好了，同時他並不荒廢他的

國文。他是一個沉靜，謹慎，和富於服務精神的青年。裨治文牧師對於他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他將來對於真道有大供獻，希望他將來能將中文聖經譯本加以一番精密的修訂。因為他（指裨牧師）對於進德抱着這樣大的希望，所以他極力的授以高等教育，以期大成；他現在正教他希伯來文，將來還預備教他希臘拉丁的古典文學。進德現在的處境極不舒服，終日困守室內，不能出門一步，因為如果他走到了街上去，人家都知道他與梁發有父子的關係，而且又是個基督徒，立刻要把他捉拿到官衙裏面去懲辦。』後來裨治文牧師看到外間的情形不利於進德，以致不得不重把進德送到新加坡去。一八三五年下半年，麥都思在北方沿海口岸散派基督教書籍，以致又引起中國政府對於基督教會的注意，政府再出告示，宣稱外人在中國地方散派書籍是一種妖言惑衆的計策。這次中國基督徒中之被捕監禁者有屈昂之子一人，屈昂本人幸得脫逃。北京政府特派欽差一人到廣州去查究及逮捕一切爲外人做書和爲外人印刷華文書籍的中國人。那個欽差發現裨治文與印送書籍之事有關，可是那欽差不能懲治外人，因此他就要那個爲裨牧師作保的華

商負責，那個商人辯稱這些書籍是從馬六甲運來的，於是那商人才免了牽累。裨治文看見風聲如此之緊，就決定主意把進德再送到馬六甲去。一八三五年十一月四日，伯駕醫生在廣州舉行博濟醫院開幕典禮的時候，不敢分送宗教書籍，正也因為當時形勢不佳之故。屈昂之子後被釋放；他這一次被捕，反使他成了名，原來他的名字列在上諭之中。

從一八三五年到一八三九年的四年之中，梁發不斷的在馬六甲新加坡努力工作，中間祇一度回國，稍作逗留。一八三五年，梁發與創製活版華文鉛字的戴耳 (Dyer) 牧師共事。戴耳牧師是一個熱心傳道的人，同時又是一個手段高明的印刷者，正同梁發先生一樣。戴耳是內地會創立人戴德生 (Hudson Taylor) 的岳父，所以也間接的和中國內地會的建立有關。一八三七年可以說是馬六甲傳道會的黃金時代，因為梁發和屈昂都在馬六甲。那年四月裏受洗入教的共有四份人家，合計二十人。五月裏又有十個人受洗，其中一位是個年紀六十五歲，白髯體體，儀容可敬的老塾師。教會的仇敵以為已經把教會打散了，豈知却把信徒像麥種似的廣播了開去，他們在看去好像死人似的狀態之中結出

了豐美的果實。

一八三七年，梁發先生從事一種新工作，他襄助美國公理會的杜里時（Tracy）牧師翻譯一本小書，名叫新加坡栽種會敬告中國務農之人。梁發熟諳農事，他從小對於農事已經很有興趣，這時杜里時請他襄助翻譯一部對於農人有切實供獻的書，自然是他所極願爲的了。非但如此，他還做了鴉片速改文一書，勸人戒除吸食鴉片的惡習，語極痛切。

第十六章

一八三九年年終，梁發回到了廣州。自從馬禮遜死後五年之間，廣州地方不見一個英國傳教士，幸而美國傳教士能在不安定的局面之下繼續進行他們的工作，可是這時的工作真是十分的困難而且成效極少。英政府方面除了由那俾亞提出要求中國政府給英僑以平等的待遇之外，別無其他的要求。自從英國公使因病離去廣州以後，中英間的商業關係恢復了原狀。那俾亞離開廣州之後兩禮拜，就在澳門逝世，距馬禮遜之死不過幾個禮拜。但是那俾亞雖去，中英間的商業關係雖暫告恢復，實則形勢仍不見佳，兩國間的決裂祇是時間的問題罷了。不久果因違法販賣鴉片的事情而開中英間的爭端。事情的經過如下：道光屢次接到奏章說外國人用商船私運此項毒物進口，而中國官吏故縱奸商在民間發賣，因此他就任命兩湖總督林則徐到廣州去澈查此事。林氏於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到了廣州，八天之後，他就下令外商立將所有屯積在外國船上和貨倉中的鴉片一律繳

交中國政府，並且命令外商具結以後不再輸入此項毒物。當時英國駐華外交官員和商業領袖不會立即奉行此項命令，於是林氏就派兵包圍洋行區。不久，他又命令那些爲外人所僱用的幾百個華人脫離洋行。最後，他對外人說，如果他們不奉行他所發的命令，那末，就怕要激成民變而攻擊外人。外人被逼迫得無路可走，於是就在五月廿一日將價值英金二百萬鎊的二萬零二百八十箱鴉片繳與欽差林則徐。林氏把那些鴉片付之一炬，於是就激成中英間的第一次戰爭，戰事從一八三九年九月起到一八四二年八月才告結束。某美國歷史家論這次的戰爭說：『第一次中英之戰（指「鴉片之戰」）不過是極東和極西衝突的開始了。東方不願在外交上和商業上給西方各國平等的待遇，而西方各國却堅持他們應享平等待遇，因此就發生衝突。』許多態度公正的人都承認即無那件販運鴉片的事情，東西間的衝突還是不能免的。但是東西間的衝突由英國做導火線，這是英國之差。至於東印度公司，它早已在一千八百年的時候遵從中國政府的禁令停止使用其船隻載運鴉片，所以馬禮遜的一生與鴉片全無關涉。可是印度是盛產鴉片的地方，所以仍有多

量鴉片由別的英國船載運來華。梁先生回華的時候正是中英間備戰之時，這時的光景使他的心中悲痛異常，他的愛國熱忱和宗教熱忱使他覺得他一定要去盡力阻止戰事的實現。當下他就去訪馬儒翰先生，馬氏這時做了廣州領事，梁先生請他用他的能力來避免戰爭。他對馬儒翰說：『如果英政府派遣兵隊到中國來殺害中國人，那末，中國人此後再也不會接納聖經和聽英國傳教士講道了。』所以他請求馬儒翰為基督教着想而用種種力所能及的方法來阻止戰爭的實現。

馬儒翰先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又是梁先生的好友，自然很為梁先生的請求所感動。可惜為時已晚，戰爭的迸發已非一個領事或一個傳教士的力量所能遏止的了。但是梁先生能在那時去訪謁英國領事，那種膽氣不得不使我們嘆服，因為從他個人的過去歷史和當時的空氣上看來，他這次的訪謁實在是危險萬分的。至於他提出那種請求，那自然是出於基督教化的動機的，那種至高無上的動機更值得我們的讚美。

在戰爭時期中，梁先生在廣州和附近省城各地進行工作。這時他的處境稍為安全，

因爲他的兒子進德於林則徐抵粵後即被聘爲英文翻譯員。進德爲徐欽差擔任幾種工作，一種工作是將那在澳門出版的英文週報譯爲華文而將其中重要部分轉達北京政府。當英艦抵廣州時，伯駕醫生請進德介紹他到林欽差前面去調停戰事，進德向林致意，但爲林所怒拒。當一八四〇年十一月林離職而琦善繼任爲欽差的時候，進德也同時辭了職，雖經政府極力挽留，亦屬無效。

一八三九年，馬禮遜先生的長婿合信 (Dr. Hudson) 被倫敦佈道會遣派到廣州來，可是他因爲當時的政治情形，不得已而先在澳門做他的工作，後來從澳門來到香港。合信醫生來華以後，就同梁發合作起來，此後兩人繼續合作，親密無比，直到一八五三年梁發去世爲止。進德離職後不久，就應合信醫生之召，前往澳門。合信曾有幾句話稱贊進德說：『在他服官的時期中，他仍堅守基督教的真道。他因爲擅長繙譯並且熟悉外人，所以爲政府所重用。』

這時又有一個新傳教士來華，這人與梁發最有關係，原來是當初引導梁發信教的米

憐牧師的兒子美魏茶牧師。梁發初次與米憐牧師同船到馬六甲去的時候，米憐夫人在船上生了一對孿生子，美魏茶牧師就是其中之一。美魏茶牧師來華後，也在澳門地方居住。當美牧師聽得梁發往新加坡回廣州時，他心中希望梁發能順道到澳門一行，藉相會晤；可是他的想望並未實現。後來他託伯駕醫生帶了一封信給梁先生。他在一八四〇年五月十六日接到梁先生的回信。梁先生的回信中提起當年他們孿生兄弟兩個於父喪後從馬六甲起程回英國時的情形，他說：「當爾等將上大船之時，我立在英華書院門前石階之下，見爾之幼弟忽然不願上船，放聲大哭。我眼見此孤兒之慘狀，心痛欲裂。我回去後，獨自背人流淚，且常求主祝福及援助爾等。……數日前，在伯駕醫生家中，突接爾之來書。伯醫生將信讀與我聽，知爾等皆安吉，我心甚慰，又聞爾等皆繼父親為牧者，我心遂不禁喜悅至極！……何日上帝賜我儕以和平之日，使我可以與爾相見歟？」美魏茶牧師讀了這段文字，回憶起童時的情狀來，心中不禁大為感動。

在那封信中，梁發先生又說到他在三月和四月之中施洗了四個人，並說廣州現在其

有教友十二人，他除了每禮拜召集這十二個人聚會之外，又到博濟醫院去向病人講道，成績也是很好。他說明他所以從事病院佈道的原因道：『當我在街上或村中告人以拜偶像之愚蠢時，彼等常譏笑我，但當人有病而獲痊癒時，則其心甚柔軟易受感化也。』

一八四一年一月卅一日，伯駕醫生在美京華盛頓向參眾議員演說時，曾引用梁先生那段話，故梁先生在美國歷史上也有位置。伯駕醫生又說：『梁發甚願在此醫院中服務，因為他曾患險症，中國醫生都以為無救，可是竟在此醫院中醫愈。我一生之中即使未做過其他善功，祇恢復了這個為上帝所愛的僕人的康健，我也已經不枉為一世的人了。』病醫愈後，梁發又做了許多工作；如果他的病不醫好，他也許就不能做些工作，所以梁先生晚年之能為教會做許多工作，一方面固然依賴上帝的宏恩，一方面也依賴伯駕醫生的醫術。一八四一年九月，梁先生往澳門訪謁居留在那裏的幾位倫敦佈道會傳教士——維魏林 (Lockhart) 醫生，合信醫生，和美魏茶牧師。他那時做了一本小書，名叫

救世之神諭，此外他將麥都思的新約譯本中應當修改之處列成一表。在離廣州之前，他爲他的寡居的小姨行洗禮。那婦人的夫家姓關，她嫁到那家不久就喪夫，以後就由梁先生贍養，她受洗時是三十四歲。梁先生在澳門不僅與各傳教士共敘舊情之樂，他更用他所有的機會向各傳教士家中的僕役讀經和解釋經義，他們都甚喜聽，並且驚奇他有那樣豐富的聖經知識。

梁發的同鄉因爲一八三四年政府爲了他的事派兵到鄉裏來捕他而牽連他們備受蹂躪，所以痛恨他而不欲他住在他們的村中，於是梁發就決意遷到廣州河南的一個名叫龍尾的村上去居住。他對於失去祖業和爲他的鄉人所仇視之事，曾用保羅的話自慰：『我無所誇，惟誇我主耶穌基督之十字架耳；我爲世人而釘於我主之十字架上，誠無上之光榮也。』

在一八四一年春間中英交戰的時期中，他的住宅旁邊有許多砲彈落下。

那時進德在他的叔父處研習華文，他的家室由馬儒翰和裨治文牧師代爲贍養，他們

望他華文通暢之後可以從事翻譯聖經的工作。梁發之女亞沾由他親自授以國文。她的後母在一八四二年中由伯駕醫生施洗，原來伯駕是醫生而兼任牧師的。

第十七章

中英第一次戰爭的結果是，中國開了廣州和其他沿海口岸爲商埠，並且將香港割讓與英國。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簽訂後，傳教的活動得有空前的猛進。倫敦佈道會決意把它的東方傳教中心機關從馬六甲移到香港，英華書院也從馬六甲遷到香港來繼續開辦。與英華書院校長理雅各（Legge）同到香港來的人之中有一個青年，名喚何進善，後來改名爲何福堂。何進善幫助梁發在廣州和香港地方做傳道工作。何進善於二十歲時進英華書院，進校時已經略識英文，至於中國經書，那是已經研究得很精通了。他的天資極好，學業進步很快，他還未到畢業的時期，已經能讀新舊約原文，並且能用希伯來字作文了。他後來與理雅各先生合作從事文字事業，同時他又從事傳教工作，他是一個極其高明的傳道者。自從他來到香港後，許多商號和官府屢以厚薪引誘他，請他脫離傳道的職務而到他們那裏去服務，可是他一直到老始終在傳教機關服務。一八四六年十月十一日

(禮拜日)，他在香港合衆禮拜堂內受封爲牧師，此後他繼續努力於傳道的工作，直到一八七〇年爲止。在這時期中，他和湛約翰 (Chalmers) 牧師同往佛山創設倫敦會禮拜堂，不幸開幕時引起亂民滋擾，把教堂攻毀，何先生從窗口跳出逃走。他於飽受驚恐之餘，回到香港去，不久就得了中風之症，次年在廣州去世，死時年祇五十四歲。他的兒子何啟是香港地方很有名望的一位紳士，他的一個女兒就是中國著名外交家伍廷芳的夫人，還有一個女兒嫁給王寬，王寬在醫藥界中很有聲望，曾在廣州金利埠 (即今沙基西部) 辦理惠愛醫院。

一八四三年，梁發從廣州到香港，在那裏與何福堂共同從事傳道工作，創設了許多宣教機關。後來那裏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多年同事的梁發與屈昂 (屈昂也在香港) 因意見不合而發生爭執；同時梁發接到家信說他的老父臥病沉篤，於是他就回到了廣州去。他的老父死於一八四四年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七歲。進德也曾到過香港，可是後來也回了省城。他在香港所得到的經驗和所受到的印象似乎很使他快，他說香港是

最下流的中國人的會聚所。回省後，他就受廣州某鉅商之聘爲翻譯員。此後他就不再從事基督教工作。因此，教會中人對於他的人格頗有懷疑，覺得他是一個易爲世俗的榮利所吸引的人。當時有一個傳教士議論他說：「他現在的俸祿比他父親豐厚得多了，他在社會上的地位也比他父親高出得多了，這不能不算是一件可慶的事。而且像他那樣一個與外人有深交的人到了政府裏去服務，當可使中外國際間的友誼促進不少。可是當我們想到基督教的傳教事業時，我們心中就不無遺憾，覺得他的改業對於我們實在是一個莫大的損失。」梁發在他父親死後，自己也病了一場。此時他寫了一封信給倫敦佈道會，說他近來因爲身體不健，不能出外工作，所以他取了變通的辦法，召集信徒到他的家中去受他的教誨，暇時仍舊校勘佈道小書。一八四三年八月二十九日，馬儒翰先生以二十九歲的華年遽而逝世，這事使梁發十分悲慟，更使他想到了自己在世的日子也極有限，因此他決意在那有限的日子中盡他的力量用口用筆來宣傳福音。

進德因爲在廣州最大的洋行中任翻譯員，所以常有機會和當時在廣東地方與外人訂

立和約的欽差耆英相見。耆英向進德詢問歐洲各國的風俗歷史和國勢等。耆英把他從進德處討教到的東西稟奏皇上。進德對於耆英的對付外國和基督教的態度很有影響。一八四五年，耆英稟奏皇上說：『去年臣受命往兩廣與外人議和，順便調查若輩所奉之宗教，經小心查察之後，知彼等所持以教人者確並無不善之處。臣覺有將此事稟奏皇上之必要，乞以後勿再窘迫及阻止此種宗教，以懷柔遠人。』耆英是滿洲人，他以前在滿洲和北京任職時已經和外人有少許的接觸。他到廣州去和外人簽訂和約的時候，年紀已在六七十歲之間。

南京條約宣佈後，各國都轉其目光以向中國。不久，美國派遣古誠（Caleb Cushing）來華與中國政府商訂條約。裨治文牧師和伯駕醫生被任爲此次交涉中的華文書記。一八四四年，合衆國與中國間的條約在附近澳門地方的一個名叫望夏的小村中簽訂着。此次中國方面的全權代表也是耆英。進德大概也參與此事，雖然那些文件上並無他的名字。一八四四年五月六日，梁發寫信給某人說他的兒子近與古誠同遊，以期促進兩國間的諒

解與友好；從這封信上，我們可以看到進德是參與那訂約之事的。那個條約中的一條是准許外國人在通商口岸設立基督教教會和醫院。自此以後，道光皇帝就正式寬容了基督教。

一八四四年，英聖公會派四美牧師到各通商口岸來調查佈道事業。一八五〇年，四美牧師做了香港第一個主教。他最先來到廣州，下榻伯駕醫生家中。後來他因為想在外人居留地以外的地方居住，所以就與河南海幢寺的僧人商量，要借那寺居住。一天，那寺裏的方丈前來外人居留地，與四美商議那事；當他們倆正在談話之際，忽然又有一個人來探候四美牧師。四美曾爲文記述當時的情形，現在我們把它譯出來，錄在下面：

在這方丈辭退之前，又有一個人來看我。此人名歐美，原來就是改正教在中國傳教所結的第一只果實和第一個華人宣教士梁亞發。他是一個體魄堅強，精神活潑，儀容可敬的人，年紀約在六十歲左右（按他那時是五十五歲）。他以興奮的精神，加入我們的談話。我看見了這個爲上帝的偉力所感動的人，心中起了一種不可名狀的快樂，這種快樂惟

有曾經經驗過同樣情境的人才能領會，他好像是沙漠中的泉源，使人們的沉倦的眼睛爲之豁然。我們此次的會合很是奇怪。一方面坐着一個老年的中國學者，他可以算得是很有智慧的了，可是他仍舊做着卑陋的偶像的奴隸，而對於真神和人類的救主耶穌基督則全無所知；別一方面坐着一個對於虛玄的異教學問並不深通而對於上帝的真理却精通篤信的中國人。梁發和那方丈都沒有表示任何不敬對方的態度，他們互作一揖之後，就用溫柔和藹的態度開始縱談。一個有基督徒的和氣，一個有中國人固有的禮貌，所以兩人心中雖互相猜忌，却絲毫不現於面。』

一八四四年十月十三日（禮拜日），四美牧師在伯駕醫生家中舉行小規模的聖餐聚會，與會者有伯駕醫生夫婦，麥卡拉芝（McClatchie）牧師，四美牧師，和梁發先生。現在我們再引錄四美牧師的敘述：「這個聚會中充滿着一種異常莊嚴的氣象。我們覺得在遠離故土的地方中有這樣的一種基督化的友誼，實爲上帝的特恩。我們人數很少，比初期使徒的人數還少，我們也像他們一樣在樓上聚集，下面是一個不信真道的世界。在

這教會中，我們懺悔罪孽，祈求上帝增加我們的能力，使我們得以進行我們的工作。在這教會中，我們記起我們的得救的希望是救主給我們的，而且記起我們是因爲服從他的誠命「爾往招萬民爲徒」而到這異邦來的。我們得與改正教在中國傳教所結的初實同守聖餐，是使我們得到莫大的鼓勵的。我們唱了幾首適合當時情境的聖詩，最後由梁發用華文祈禱福音廣佈中國各地和華人悔改信道。他祈禱時，聲音懇切，從那聲音中，我們知道他的祈禱之誠懇。他是爲迷信偶像的中國人而呼籲着。他的薪水由倫敦佈道會供給。他的家是在省城的對岸，離開這裏約有一里路。他每日在家中祈禱讀經。他的家中時常有鄉人去教會及與他談論基督教的道理。他有一妻，一子，一女，他們都是基督徒，甚至他的老母也於年前受了洗。」

一次，四美牧師向梁發先生表示他希望能夠拯救許多人的靈魂，當時梁發用着十分感動的態度說道：「外國的基督徒能够這樣愛人類的靈魂，遠涉重洋，來向憎恨他們的華人宣傳福音，那末，我做了一個中國人，應更如何爲祈求我國人的悔改起見而努力呢

？』他以爲那最阻礙傳教事業之成功的東西是中國人的硬而難化的心地。有時有幾個慕道者連日到他家中來坐談，對於他的教訓似乎很有興趣，可是最後臨到梁發先生叫他們入教的時候，他們却說：『如果我們做了基督徒，那末，每月可有多少收入呢？』梁發說：『這樣的人，除上帝外無人能感化他們的了。』當四美牧師告訴那老人說他的名字爲英國信徒所共知的時候，他不禁流下淚來，指天而說，他常全心祈禱上帝，使他能够成爲這樣的一個人，他自己實在覺得他是十分微弱的。

第十八章

一八四五年一月，香港的倫敦佈道會傳教士舉行祈禱會，紀念該會的五十週年。與會者有中國同事四人。在這紀念慶典舉行之前，有一件可喜的事情發生，就是梁發與屈昂重歸和好。理雅各博士說：『在我們舉行紀念慶典之前，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可喜的預兆，就是屈昂與梁發捐棄前嫌，互相握手，同修兄弟之好。我們相信我們的小團體中的痛苦的根莖已經拔除，進而祈求上帝為我們的工作而降福於我們。』這兩位老朋友兼老同事爲何而起爭論，那些傳教士們都不知道，不過那兩位會爲主耶穌基督之名而冒死的保羅和巴拿巴之復和已經使他們非常喜歡，也不暇究問他們爭點何在（按保羅和巴拿巴都是耶穌的門弟子，兩人最初友愛甚篤，後來忽起齟齬，最後復歸和好，情形與梁發和屈昂之事極相似，故本書作者借用此典）。

那年七月間，紀里士卑（Gilliespie）以普通外僑資格與梁先生在廣州南郊江岸的一

個名叫新沙的地方租屋一所，居住其中。最初數月，鄰里相安，並無滋擾。後來理雅各牧師患病回英，紀里士畢不得已而到香港去主持教會會務。自從紀氏到香港去主持教會會務以後，新沙那裏的居民就對梁發起了懷疑，一時謠言紛起，說他是受英政府的僱用，作中國的內奸，以助成英人滅亡中國之計劃的。他們起初把賣國賊的惡名硬加在梁發的身上，後來索性糾眾攻擊梁發所住的那所屋子，把屋內的陳設盡行搗毀，並且乘間搶了許多東西去。同時他們更恐嚇屋主，要挾他立刻停止把那屋子租與外人和爲外人奔走的中國人居住。

同年年底，梁先生在博濟醫院舉辦每週禮拜敍會。第一次的禮拜敍會是在十二月廿九日舉行的，赴會者約有華人八十，西國傳教士十人；第二次到會者有一百八十人；第三次的人數增到了二百；因此梁先生相信從醫藥的工作上去宣傳福音是最有效力的。那種禮拜敍會繼續了三年半之久，先後去敍會的人共計有一萬五千人之多，可是在許多人之中，真心研究真理的人祇有三個，而受洗歸主的人竟一個都沒有！伯駕曾在一份報告

書中提到梁發在那數年間所做的工作說：「他（按指梁發）說教時，態度非常誠懇，十分感動聽衆之心。他又極其謙卑，常對聽衆說，他已經做了三十年的上帝僕人，但是對於上帝的道理所知仍是很少。他對聽衆說，他從前也同他們一樣，崇拜偶像，反對基督教，而對於死後的生命更致懷疑。他說這是因爲他未識福音真理之故。他的祈禱是非常熱情的，而他對於基督教的見解是極合福音真理的。他解釋聖經，非但十分清楚，而且給與聽衆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象。」在別一份報告書中，伯駕醫生又提到梁發的講道本領說：「他用極其動聽的話詳說救主的生平及其遺教，並指掛在牆上的病者獲愈的圖畫對他的聽衆說那些病人之所以得愈乃由於救主的賜福和醫生們能遵守耶穌的誠命及其遺法以治病之故。」這種圖畫乃是許多爲伯駕醫生所醫愈的病人的畫像，圖中繪出他們的病狀和他們被醫愈後的情形。那些圖畫是河南一個姓林的畫家所畫的。一八四一年，伯駕醫生回英，曾將這套圖畫的一部份帶去送給倫敦繼氏醫院（Guy's Hospital），現在那些圖畫仍可在那醫院裏面的戈登博物院中見到。除每禮拜日一時半在醫院那裏主持禮拜外

集之外，梁先生每禮拜一早上也到醫院裏來工作，因為這日是送診日，梁先生常跟着伯駕醫生向來就醫的衆人作簡短的演講。每禮拜日十一時——那時他還未過河到醫院裏去——他又在附近他家的一只福音堂中主理禮拜筵集。那只福音堂是在一八四六年十月十八日（禮拜日）成立的。那只堂可容聽衆一百人。那只福音院完全由梁先生自己出資興建，堂內的陳設和牆上的聯匾却是從紀里士卑從前在新沙所租的屋裏搬來的。堂內守聖餐的教友共有八人，其中二人是那年在梁先生手中受洗的。一八四七年，梁發先生將他的工作成績作一統計，他說他在那福音堂中曾先後向一百三十人宣道，分送聖經六十八份，小書二百十八本。他曾爲四個婦人和孩子行洗。在醫院那裏，他的聽衆共有男子二千四百八十七人，女子和小孩五百五十人。在醫院那裏，他先後分送了聖經三百十二份，小書一千五百六十八本。一八四七年，倫敦會的紀里士卑牧師和紀里蘭（Clarendon）牧師都在廣州居住，他們施洗了兩個人，一名梁亞和，一名羅廷善。梁亞和是知醫的，所以後來合信醫生聘他爲惠愛醫院中的助手，更教他眼科醫法；一八四九年，倫敦會特

聘他爲宣道員和賣書者。那年合信醫生回國小住，不久就回華。那年三月裏，美國長老會的哈巴安德（Happer）和花璉治（Branch）兩牧師把他們在澳門所辦的學校遷至故衣街，但爲當地居民所嫉視，最後不得已而遷至外人居留地，在丹麥行那裏租屋數椽爲臨時校舍。次年他們在靖海門附近租得大屋一所，不幸遷入後不及數月，就遇大風，將屋宇的一部份吹壞。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中國長老會的第一中會（卽區會）在廣州組織就緒，但因法定人數不足，所以直到一八六〇年才有正式的長老會議。同年，合信醫生在金利埠尋得樓房數幢以爲開設醫院之用。那年四月初，醫院開幕。那裏每逢禮拜一，三，五，送診施藥。梁先生在病人候診的時候，向他們講道。第一日到那醫院來看病的祇有四人，次日突然增至二十人，自此以後，每日來醫者數在百人以上。合信醫生因見那嘗試獲到這樣大的成功，就把那醫院的規模擴大起來，添建住所，禮拜堂，和病房。六月八日，合信醫生把他的家搬到了醫院裏面。六月中，病房開幕，在病房開幕後的第一個禮拜日上，合信梁發和家人同道等十人——男子四人，女子六人——用特殊的禱告

和聖餐典禮將那日子和那地方獻給上帝；那個筵會是由梁發主理的。第二個禮拜舉行筵會時，有二百三十人來堂聽道；開會時，有一部份人很不守秩序，議論譏笑那種無祭司無祭壇又無犧牲祭物而向一個肉眼所不能見的神敬拜的奇怪現象，但留心傾聽的人却也不少。

在一八四八年夏季，平均每日有病人二百五十人前來就醫。每晨九時三十分，梁先生向着來就醫的衆病人面前宣教，同時又分給每個病人小書一本和簡單的禱文一張。當醫生忙着在送診處臨症的時候，宣教士仍繼續在候診處勸導病人。合信醫生曾有話說到這數月來的工作道：『我對於老友梁發是非常的滿意。他忠心盡力，用最聰明的方法宣傳福音。他的演講，人都注意傾聽，聽後都十分感動。他一方面盡其責任，一方面他自己的靈性亦得長進。他因天國有降臨的希望，所以心中常是快樂的。他的祈禱是一個基督徒的真心表現。當他這樣熱情地和虔誠地將他的祈禱獻上那施恩的帝座時，凡是在場的人，耳與靈都感到愉快。』在一封寫於一八四九年一月的信中，合信醫生有說到梁發

和他的家人的話；『梁發今年六十二歲，是一個最有價值的助手。他的妻子是一個沉靜良善的婦人，體魄很是孱弱。他的兒子與裨治文同在上海。他的媳婦和他的孩兒與其他一二親屬同他一起住在河南的家中，他們都已信了基督教。近來他每禮拜到這裏來四天，禮拜日下午則在伯駕醫生的醫院中講道。

一八四九年，每日來醫的平均人數降至一百五十。合信醫生知道人數減少的原因是由於一般人厭聽所謂外國之道。他們以為他們本國的古聖賢的教訓是至高無上的，有了這種自大的思想，就以爲基督教的教訓對於他們是不適用而且不需要的了。梁發講他本人的經驗說，當他向他的國人說各國的人都有拜唯一的真神的天責時，許多人欣然接納這話，但當他告知他們說他們須信耶穌方能得救時，他們就不願接納了。

梁發看見他的國人對於福音眞理麻木不仁，心中甚是愁苦。但他總不完全灰心絕望。合信醫生敘述這些黯淡的日子的情狀道：『今天早晨，梁發十分憂愁，他說他無心再向病人說教。我帶他到無人之處問他所以如此憂鬱的原因。他說出幾個原因來：（一）他

的妻子患病，(二)中國人惡貫滿盈，(三)基督徒不能團結，等等。我對他說，外國人飽聞中國人的惡言而仍繼續從事他們的工作。外國人對於中國尚且有這樣的感情和希望，那末，像先生那樣的一個富有經驗的中國宣教士對於勸勉你的國人毀棄偶像崇拜唯一眞神的事情自更不應灰心失望。我又使他記起我們的救主耶穌何等樣的能够忍受侮辱和輕視。這個談話結果甚佳。這位老人決意重新努力，繼續向病人說教，而且希望比以前說得更好更誠懇。」梁發爲他的妻子的健康憂慮，並非無因，她果然在那年裏去世了。她與她的丈夫同受患難多年。她因自承爲基督徒而受盡親戚鄰里的詬罵和仇視，但她始終忠於她的丈夫和她的救主。她的母親也是一個基督徒；那老婦在她女兒死後數禮拜也去世了。在這百端磨難的時期中，那老人很感激合信醫生的慰藉與鼓勵。他曾經有話講到合信醫生說：『我常覺得合信醫生是一個有熱誠和慈悲心的人。他的心無間日夜常切望爲別人的幸福而工作。我與他比較起來，我真不堪稱爲耶穌的信徒。』合信醫生的講道使梁發對於聖經了解得更透徹。這東西兩位同事常在主中互相鼓勵。

一八四九年也如上一一年一樣，是廣州教會工作興旺的年頭。在廣州地方居住的傳教士共有十四人，每禮拜日有五處地方舉行公眾禮拜聚會。有一個禮拜堂在建築之中，這堂是在羅孝全所住的東石角地方。梁先生每禮拜在那兩個醫院中宣道。

一八五〇年，各種工作繼續進行，並無阻礙。那年年終，合信醫生向人稱讚他的同事說：『梁發仍與前時一樣熱心宣傳真道。他今年已經六十四歲了，但是他體魄強健如昔，可期享受高壽。我們同心協力，共同工作。他對於任何有益於他的國人的新計劃和事業都極熱心。我得到像梁發這樣的一個經驗豐富的基督徒為夥伴，實在覺得很榮幸。教會已經正式封立他為牧師，換言之，就是授了他權力，使他可以為承認信教的人行洗及於可能時將那些受洗的人組成教會分會。我想為基督真道的廣播起見，我們叫他去做這種工作，實在是很適當的。』

是年，有一個青年對於梁發先生所講的道深感興趣，此人後來獻他的一生為教會做了許多有用的工作。那個青年名叫周學，號叫勵堂，乃是從東莞城來到省城的。他所以

對於基督教感到興趣，是因爲他讀過許多基督教的小書，米憐先生所作的兩友相論尤其使他感動。那些小書是醫院管門羅廷善（羅於一八四七年在紀里士卑手下受洗）賣給他的，原來羅廷善常乘空閒的時候到城內去售賣宗教書籍。周先生當時是個二十四歲的青年，他讀了這些小書，心中立刻燃燒起來，他得到一種感動，這種感動是他在他本國的經典中所從未能得到的。羅先生有一位朋友與周先生同住，周先生經那友人的介紹而到醫院裏去參與禮拜敍集，他受合信夫婦的熱烈歡迎。而我們的老宣教士（按指梁發）的誠懇的說教給了他極深的印象，他學了一年的道之後，就在梁先生的手下受洗歸主。

後來合信醫生請周先生爲他所譯的一本生理教科書描繪插畫。他做此項工作時，異常小心謹慎，因此使合信更加喜歡而正式聘他爲梁發的助手。每禮拜日梁先生說教之後，周學再向會衆作簡短的演講，他用這種實習的方法訓練他將來從事宣道工作所需要的本領。梁先生年事漸高，精力漸衰，而周學的講道也漸受聽衆之歡迎，他克能爲梁先生的後繼者了。梁發先生死後，周學就繼續他在醫院裏面傳道，直至一八五六年——第二

次中英戰爭之年——爲止。後來他到澳門去和英衛司理會的俾士 (Piercy) 牧師共事。最後他進了循道會，在那裏服務了四十五年之久，他所從事的工作是訓練傳道士。周先生在一九〇六年中——逝世前數年——說：『我堅信基督教必得最後的勝利，我覺得將來無論何事不能阻止耶穌基督福音之進展，因爲這個世界是必須受治於基督的。感謝上帝賜給我們這種非言語所能罄的恩德。我相信中國人民跪在耶穌足前的時候已經近了。願上帝使這時期及早光臨。』上面我們看到周學教師是『梁派正宗』，後來周牧師自己造就了許多宣教人材，而這些宣教士又轉而影響和感化了許多人，如此代代相繼，綿延不絕，而梁發先生所開闢的土地得以繼續拓展開來。

第十九章

梁發之妻死後數月，梁發就告續娶，他的親屬都希望他能在晚年享受一點安樂的生活。不幸那婦人不滿意於他，不久就離去，後來另嫁別人。於是梁發又娶了一個女人，這第三妻隨他至終。梁發個人的不幸使他的友人們也爲之不安，教會中人更覺得是他們的一種重大的打擊。一天，有一個浸信會傳教士問合信醫生是否仍舊信任梁發；那傳教士解釋說他並不是突然對於梁發有了懷疑，他所以發此問者，乃是因爲他的會中的幾個最有希望的宣教士完全離棄了真道之故。合信醫生答道，他完全信任梁發的基督化的品格，但他不能用評判西人傳教士的標準去評判梁發和其他的中國信徒。合信醫生的這種信任心實是完全無誤。

合信醫生在一八五一年年底所作的報告書中說，他仍繼續與梁先生合作。他說梁先生強健如昔，而對於一切職務仍勝任愉快。他仍舊用同樣的誠懇態度去感動聽衆，使他

們毀棄他們的偶像，使他們悔改，使他們相信福音。但是大多數的人聽他的說教好像聽一只無聊的故事。合信醫生覺得梁先生的說教太重基督教真理的消極方面，——就是使人知道法律的峻嚴和刑罰的可怕；而忽視那積極方面——耶穌愛憐罪人之心。可是我們想到他所處的環境，我們便不能怪這最初的中國宣教士太重基督教真理的消極方面了。今日的環境已與前異，實在沒有再注重這方面的理由，可是這種錯誤仍很普遍。

一八五二年七月十五日，梁發致書倫敦佈道會，這封信是現在所保存着的梁發的書信中的最後一封信。在這封信內，他統計他在這數年間所做的工作。他嘆息他的國人的硬心和魔鬼所用以囚禁他們的靈魂的桎梏之堅固。他求倫敦佈道會中的人都為中國人祈禱，並且多遣傳教士到中國來宣傳福音。合信醫生與他雖然每年說教數百次，但是真正受福音的影響的祇有二十人，而這二十人之中受洗信道者不過五人而已。可是雖然這許多人之中「信教者祇有此數目，却仍使吾人勇氣增加，因此數已比較我在伯駕醫生之醫院中說教時進步得多多。我見中國教會之教友漸次增加，心中實在非常喜悅。」最後，

他求他們爲他祈禱上帝，如果合於上帝的旨意，那末，便增加他壽命數年，使他有智慧能力向他的國人宣傳福音，並且求上帝大降聖靈使他們回心轉意。『雖我現在仍甚壯健，我之耳目仍清明，我之聲音仍洪亮，但傳道之工作浩大若是，非但一個傳教士不足以濟事，卽有數個宣傳士，實仍不足。我望貴國之善人多捐錢財以爲訓練養成宣教士之用。願萬能之神，父，子，聖靈之祝福永與我所愛之兄弟姊妹同在。』這是梁發的那封最後書信中充滿使徒精神的結語。

上面的那封信由進德爲其父譯成英文。合信醫生在信上加以按語說：『亞發現已六十有五歲，但身心各方都仍如數年前一樣強健，其宣傳福音之熱誠亦一如往昔。我以爲彼現在實較前數年更爲強健與熱心。我相信吾人欲再獲見與彼相似之一人，須俟之許久之後也。我們甚望彼富有智識之兒子能步其足跡以繼其位置，但其子至今塵心未脫，其父雖屢用祈禱和眼淚勸其愛基督及爲基督服務，然彼至今仍甚疎遠真理。』訓誨兒子大概就是那老父所負的最重的十字架。

一八五三年，英國衛司理會的第一批傳教士來到廣州。梁發看見這許多同志前來工作，十分欣忭，就在一個禮拜日的下午邀同那些新來的同志在俾士（Piercy）牧師家中敘會。是年，合信醫生和他忙着雕板的工作，因為他們要印行一萬本新約。次年，梁先生顯出了龍鍾之象。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二日，合信醫生在一封信中說到梁發，道：『梁亞發現已日見衰弱，然仍繼續爲福音中可寶之真理作證，洵可敬佩。』

這個勇敢的戰士一直奮鬥到底。在他生前最後一個禮拜日上，他仍舊到那與他家裏相去很遠的醫院中去工作。他這日所講的經題是：『殺身而不能殺魂者勿懼之，當懼能殺身並能滅魂者。』那天說教時，他的態度仍非常誠懇，他的聲音仍非常有力。禮拜一晨，他仍在醫院中向病人說教。禮拜二，他的兒子來報告合信醫生說他有病。禮拜三，他已不能前來講道；合信醫生把藥給進德帶去給他的父親吃，並且叮囑進德轉告他的父親，在病未痊愈之前不可離家外出。禮拜四日早晨，進德來報告說他的父親已經去世了。梁發是在一八五五年四月十二日（禮拜四）三點鐘離世去見他的救贖者的。

次日，合信醫生寫信給倫敦佈道會的杜德民 (Tudman) 說：「這事（按指梁發之死）對於他自己並非是一件出於意料之外的事情，原來這個善良的老人久已自覺其漸告衰弱，極力勸他的家人注意他的訓言和追隨他的步武，他說：「因為我不久就要回父家去了。」他在去世之前一日對他的兒子說，他不願使他的病痊愈了；如果合於天父的意旨，他寧回到在上的天家中去，因為那邊比這裏好得多哩。我得到噩耗，也不以為來的突兀，因為我早已看到他的生命力日見衰微，而且我曾經對別人說過，我恐怕他不能看見今年年底了。但是他的過世之速竟過於我們所預料。我看着他平日在講壇所坐的空椅，很難相信他已不能再坐這椅，並且不能再勸他的國人悔改和相信福音了。他曾與我共事七年，而我認識他却在十五年之前。我對於他十分滿意，因為我可以說，他除了偶然有疾病之外，幾年以來從未荒廢他的職守，或者畏怯不敢向他的冷淡和無神的國人宣講他所知道的神旨。他是一個忠心的宣教士，却並不是一個成功的宣教士。他祇感化了極少數的人，而且他所施洗的人之中有幾個人，在幾年之後重複陷入拜偶和罪惡之中。他的

基督徒生活，也常有不健全的混合物在內，但是他能始終堅守他在聖經中所學得的真理，至死不違，而且公然在他的仇敵和朋友之前承認自己是基督徒，不以爲恥。他差不多可說是中國的第一位改正教信徒，也是現在年紀最老而信仰最篤的信徒。他的位置，一時不易得人承繼，或者我們要在許久之後才能再獲見像他這樣的一個人哩。他在世時，曾與我們的尊貴的前輩（按指馬禮遜與米憐）有過特殊的關係，一個曾爲他施洗，而一個則曾封立他爲宣教士。現在他已經過世，我們再不獲見這當代的人物了。亞發死後數小時，我渡河到他的家中去，慰唁他的家屬和戚友們，並且爲他們舉行了一個宗教叙會。我與俾治（Beach）牧師，郭修理（Cox）牧師，和中國基督徒三人同往。我先讀了一段哥林多前書十五章裏面的經文，然後在尸旁作華文的禱告。最後由郭修理爲我們自己和我們的死友之子作一切合當時情境的英文禱告，以爲結束。尸身的形狀很是自然，面容泰然，恍如睡覺。他今天入殮，殮後，他的棺材停在園中，等到適當的時候，便將他運到祖墳那裏去安葬。他的祖墳離他的家裏有幾里的路，他的父親和他的前妻都葬在

那裏。他的結局很是和平，而他的靈魂現在無疑地是在天上受着榮光，高唱聖詩，讚美他一生忠心服務着的救主。願教會之主使我們看到這個忠僕的工作的結果，並且栽培出許多虔誠的工作者來承繼他的位置而勇敢宣傳耶穌基督的福音。」

幾個月之後，進德也寫了一封信給倫敦佈道會，講到他父親去世的情形，他說：「一八五四年秋，他偕同美國公使到南京去，回來的時候，看見他父親不像從前那樣的康健了。後來他伴同英美全權大使前往天津，回來時看見他父親的身體更不如前了，食慾銳減而胃又不消化。進德勸他不要再這樣的勞作了，可是那老人說，自從真光照入他的心中以至今日，已經有了四十年，深知並無別種方法可以獲得永生，因此他不忍看他的國人永久坐在死的陰影之下。外國的弟兄們尚且不遠千萬里而來向中國人宣傳福音，那末，他何忍放棄不爲呢？他願至最後之一息，亦盡力將主的福音傳與人知。在他死前那個禮拜六上，他按照他平日的習慣，沐浴以備次日守主安息；在沐浴的時候，他感受了風寒。可是他身上雖微有不適，禮拜日和禮拜一他仍在醫院中和家中講道。當夜間從

床上起來作晚禱的時候，他又爲寒氣所侵。但自服合信醫生送來的丸藥之後，他覺得舒服了許多。在死前二小時，他略微進一點食品，隨即沉沉睡去。醒後，他向人要茶，喝完一杯茶之後，他將杯遞給他的兒子，舉目望天，喃喃祈禱，將他的靈魂交託上帝，然後將眼向每個在他跟前的人的面孔望一回，便闔眼長逝；死時並無一句說話，也無一聲呻吟。」

合信醫生的信中說梁發在死前給他兒子一番最後的訓言。進德把他父親的這番遺言記了下來。梁發在遺言中回溯他最初將他幼年的兒子託馬禮遜和裨治文先生照管的時候所懷抱的希望原是要他對於基督教的真理得到透徹的了解而成一個福音的宣傳者。但是現在上帝的旨意似乎要用他的兒子爲中國和外國間的聯絡者，使中外間的友誼可以成立。雖然有許多人不贊成進德從事那方面的工作，但這或出於天父的旨意也未可知。他最不滿於這種工作的一點是：這種工作在安息日上也要做的。因此他願他死後的兒子不再爲中國人辦事，而希望他改在外人處覓一書記，繙譯員，或行員，的位置。他又囑他

兒子常將聖經教授他的家人，引導他們走正路，並且常與他們同禱。他的孫兒們尚幼小，所以他們將來的生活如何，與他們的靈魂之能否得救，完全在他們的父親的身上。他非但要他教他們英文，並且要他教他們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使他們得把聖經研究得精通。他雖然沒有財產遺給他兒子，但是他遺給他聖經底知識，這種遺產是比較世界上任何財產都貴重。他囑他兒子亦須拿真道栽培子女，那末，他的後裔就能世代都做基督徒了，這是他一生所懇切祈求的。他又囑他兒子代他致書於倫敦佈道會的會友，感謝他們四十年來所給與他的幫助，並且懇求他們爲他的子孫祈禱，使他們可以在這惡世中保其清潔，並且成爲唯一救主的真信徒。

合信醫生在進德那封記述着梁先生的遺言的信中加着按語說，不幸他的兒子竟並未到醫院裏去守過一次禮拜，而他與別人交接的時候也似乎並不自承其爲基督徒。

梁先生有一個孫女，名喚秋金，這個孫女，在十年前還生存着。當這老人的天路客凱旋渡河進入天城時，他這孫女還祇八歲，這位老人異常鍾愛她。幾年前，她曾向潭約

瑟老牧師述說她祖父去世的情境。她記得她的祖父執着她的手，告訴她說在天之父召她回家。她又說她的祖父看見她們哭泣，安慰她們，叫她們勿哭。他死後，面露笑容，表示心中的平安與愉快，他的外國友人看了，嘖嘖讚美上帝賜給他和他的家人豐厚的恩典。這女孩子悲痛到不願進食，後來經人勸告，說她的祖父要她進食，她才允肯。後來這姑娘嫁到一個異教徒的家庭中去，過了許多年數拜偶的生活，但是她永遠不能忘記那種基督徒死時的情狀。六十年後，她到廣西梧州某教會裏面去求爲會友，於是這位上帝的忠僕的最後禱告終究得到一部份結果了。

梁發過世的那年可稱爲廣州的小教會受試最烈的一年。太平天國的亂兵常出沒於城廂附近，而廣州地方的人也常恐他們來攻擊。中國與列強的關係又日形緊張。可是教會中雖然失去了他們的先驅和領袖，教會的前途雖然杌隉不安，但這年教會中的收穫却也是空前的。這年受洗入教的有十五人之多；這十五人立志入教的決心曾經經過長時的試驗，始終堅立不移；他們受洗的時候，有許多人看着，他們看了都覺得是一件奇事；這

實在是應了聖經上所說「麥粒弗落地而死，則獨存而已；死，則結實繁矣！」的話了。

梁 發

一三五

第二十章

梁進德後來在中國海關供職，襄助李總稅務司在省內各地設立分卡。後來他在潮州分卡爲祕書長及代理卡長，先後凡五年。當李總稅務司去職而赫德繼任爲海關監督時，梁進德仍繼續供職，直至四十二歲始因病去職，去職後返河南故居，在此去世。進德有子女八人，其二早殤。他的第四子的女兒現仍在龍尾導她的曾祖梁發的舊宅中居住，他的第五子澤蘭從前也住在那裏。澤蘭之女信基督教，而澤蘭到了六十三歲的時候（其時他的弟兄都已死亡）也在家中受洗歸主，受洗的日子是一九一五年十月十八日。梁發臨死時的祈禱在六十年後得到上帝的回應。澤蘭受洗後，不久就去世，葬於三望崗基督教墳場。他有一子，名喚達名，也是基督徒，他的親屬想把他送到嶺南大學裏面去受教育，使他可以繼其曾祖之志，可惜他於十四歲時（一九一八年）遽爾夭折，於是梁發家中就沒有男性的後裔了。梁發的幾個曾孫女都是熱心的基督徒，曾與教會及其救主以有價

值的服務。

梁發的祖墳在龍尾導與康樂間的小山中，雖梁發之家約有二里路。當梁發出殯時，有三個基督徒於那天早晨六時從惠愛醫院出發前往送殯，但是他們到他的家裏時，棺柩已經遠去了。

五十年之後，嶺南大學由澳門遷至河南康樂。學校方面經濟漸告充裕，遂漸將校址擴充。因為要擴充校址，所以就將附近許多墳地購入，發給遷葬費於那些墳主，叫他們將遺骸遷往別處埋葬。澤蘭死後不久，該校副監督鍾榮光先生接得現任馬來聯邦美以美會宣教士馮炎公先生的一封信，信中大意說他的妻是中國第一位宣教士梁發先生的曾孫女，而梁發的墳墓是在該校所購買的地中。

一九一八年，宣教士夏令會開會於嶺南大學，鍾先生乘此機會帶各宣教士——當時作者亦在場，——往鳳凰岡參觀梁發的祖墳，——梁發和他的父親他的妻子都葬在那裏；於是今代的宣教士就得與這位爲人所完全忘記了的前輩相接觸。嶺南大學的當局把梁

發的遺骸遷葬於該校校址的中央——學校禮拜堂所在地。主曆一九二〇年六月七日，該校舉行成立紀念，將梁發的葬地劃為尊崇之地，請梁發的曾孫堦馮炎公先生演說。我想凡讀過這本傳記的人都不會懷疑他在嶺南大學的中心地有埋葬權罷。他雖不是一個偉大的學者，却是一個偉大的中國人和偉大的基督徒。

以下是新近退休的倫敦佈道會的老牧師皮堯士對於梁發所發的言論：

(一)他那獨立作證的個性和力量是基督徒在試鍊奮鬥及患難中為道作證的好模範。

(二)他除與一般殉道者有同樣的信仰與忍耐心之外，還有多方面的天才，這是他所以能成爲一個偉大的先驅者而至今仍爲中國教徒的楷模的緣故。他把基督教的精義化入中國式的生活中，並用其所有的智能以謀基督教的展佈。

(三)他也是一個爲基督教所扶起所提高使他可以爲教會和人類服務的人的榜樣。基督教祇能幫助有堅強獨立的心志的人，這些人給那不可見的偉力和聖靈引導而得漸漸增加能力。

(四) 早期中國改正教會之所以能够發達，顯然有賴於梁發之力。他所作的小書和單張是破除迷信開通思想的先鋒。這位文字佈道的先進實應受今日一切從事此種工作的人的感謝。

以下是香港合一堂牧師張祝齡對於那偉大的前輩所發表的意見，他說(錄原文)：

『梁發之足爲吾人模範者凡七端：

『(一) 篤信順命 查其自信道受洗之日起，至死不變，隨所往，隨所遇，靡不竭力作工；不以戚友之勸阻與困苦之逼迫而叛信，甚且不以喪明之痛而障礙其佈道之精神；命往內地，命往南洋各埠，皆立即起行。其篤信順命，信可比美亞伯拉罕。可法者一。

『(二) 忠心至死 未受職前，已能盡分，無忝職守；已受職後，益表忠貞，至死不渝。非以悅己，非以求榮，惟求上帝之榮耳。洵可比美摩西。可法者二。

『(三) 勇敢犧牲 以當日社會之黑暗，政治之暴戾，官民上下咸視入教者爲蛇蝎，遇則非殺即逐。兼有天主教先入爲主，推波揚瀾，助紂爲虐。然梁公之著書，刻板，印

刷，手派，口宣，與馬禮遜、米憐二博士互相助理，無稍恐怯，非具絕大勇敢，抱絕大犧牲者，不克有此，洵足比美彼得。可法者三。

〔四〕勤勞無間 觀其爲天國而忘私家，足跡遍澳門、南洋一帶，甚且隨考而遍走省府州縣，與士子談道派書，入夜又誦習中英文，親自刻板繙譯，著書傳道，無一息休暇，與他人養尊處優袖手裹足而放棄職守者相去何啻天壤。洵可謂直接學效基督。可法者四。

〔五〕堅忍受難 其因佈道派書印書之故，屢被凌辱窘逐，遭鞭撻，受處罰，數次被幽囚；然越磨練，越堅剛，其心越高興，視爲榮幸。如當年耶路撒冷之信徒。可法者五。

〔六〕精研真道 致其信主未久，便能做個人佈道之工，且能以文字發揮盡致，非平日精研聖經，深明真道不可。能聽道，學道，信道，隨即行道；如食物入胃，能一一消化；如受五千二千金之僕役，能運用生息；如沃地之種子能結實多倍。他不但自己研

經，更能勸友研經，入寶山不空手歸。靈之糧，道之光，聖神之利器，靡不一一取而實用，且以供應他人。洵足比美提摩太。可法者六。

〔七〕著述傳世 能以餘暇作文字佈道，輯之成書，雖今日失傳已久，然當日竟能鼓動人心，移風易俗，則其文字感格之力不少。以一手民之梁發能爲非常之事，非有靈助不可。洵不愧與保羅比美。可法者七。

『要之，梁公可法之事尙多，茲不盡述。而考其能如是者，全在其「肯畀主用」。主於今日實急於用人，因穡多工少，吾人能學以賽亞之言「我在此，可遣我」乎？如爾肯獻身與主，任主用爾，則卑微如基甸可用，勇武如耶弗大可用，怪僻如參孫可用，藐小如大衛可用，賤役如阿摩司可用，稅吏如馬太可用；甚至不貞潔如妓加婦人，愚鹵如漁魚之彼得約翰，元凶大惡如保羅，靡不可用。以不學無術之梁發竟成中華第一宣教師，留爲吾人千古不磨之紀念，無他，肯畀主用耳。』

附 錄 一

下面所錄係歐得利牧師 (Rev. Alex. Wylie) 在中國改正教的出版物中所列梁發先生著作的目錄：

一八一九年 在廣州著救世錄撮要略解，共三十七頁。此書序言中力言造物主上帝為吾人崇拜的對象。書中附有十誡，聖經數段，聖詩三首，和禱文數篇。以一個領受福音真理為時不過六年的中國工人而作成此書，成績可以算是很不錯了。梁發因著此書而被捕受罰，而此書的板本亦被沒收焚燬。

一八二八年 在廣州著熟學聖理略論，共九頁。這書是作者宗教生活——悔改，受洗，和後來所得的經驗——的自述。

一八二九年 在馬六甲著真道問答淺解，共十四頁。

一八三〇年 在高明著真道尋源，靈魂篇，和異端論。

一八三二年 在廣州著聖經日課初學使用。此書係英國及外地學校協會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 所出的聖經課本的繙譯。初版由廣州地方的英美人和商行捐資鑄版及印行。一八三二年再版則由英國及外地學校協會出資印刷。

一八三二年 在廣州著勸世良言。這是包含九種小書的一個集子，由馬禮遜先生代為校訂付印。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最初認識基督教的真理，就是讀了這本集子。這些小書大部份是集聖經章節而成的。後來梁發在馬六甲那裏會將其改訂，且將九種小書分別印成單行本。其中四種後來在新加坡再版，改稱揀選勸世要言。後來梁發又編纂上面所說的九種小書而成一書，在新加坡出版，書名求福免禍要論。所以這些書名目雖然各別，實際都是那九種小書。

一八三三年 在澳門著祈禱文讀神詩，共六十頁。這是英國聖公會的早禱文。禱文為梁發所譯，而聖詩則為馬禮遜先生及其他傳教士所譯。相傳馬禮遜特為此書而雕活板字以印刷之。

梁發在馬六甲時，曾在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那個月刊上發表許多論文。

以上所列的表不能稱爲完全無缺。

梁發從不用他的真姓名發表作品。他有时署名學善者，有时署名學善居士。

附錄二

一八六〇年以前廣州教會大事表

一七八二年一月五日

馬禮遜生於英國的摩泊司地方。

一七八九年

梁發生於中國廣東的高明縣。

一八〇七年九月七日

馬禮遜抵廣州。

一八一三年七月四日

米憐抵澳門。

一八一四年七月十六日

馬禮遜在澳門爲蔡高施洗。

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三日

米憐在馬六甲爲梁發施洗。

一八一九年十一月

馬禮遜與米憐將新舊約全書譯竣。

一八二二年六月二日

米憐死於馬六甲。

一八二三年十二月

馬禮遜封梁發爲宣教師。

梁發

一八三〇年二月十九日

美國第一位來華傳教者裨治文先生抵廣州。

一八三〇年五月廿八日

梁發與屈昂離廣州而往鄉間佈道。六月十一日抵高州。

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

馬禮遜死於廣州。

一八三五年十一月四日

伯駕醫生開設博濟醫院於廣州。中國教會最初的定期宣道集

舉行於此醫院內。

一八三六年

第一位浸信會傳教士抵澳門。

一八四三年

倫敦佈道會駐華總機關由馬六甲遷至香港。

一八四四年十月廿二日

美長老會第一位傳教士哈巴安德 (Happer) 抵澳門。

一八四五年

紀里士卑與梁發在城東江邊租屋居住，並開設福音堂。

一八四五年

美浸信會之地凡 (Devan) 醫生在埃興街開設送診所。

一八四六年十月十一日

何進善在香港受封為牧師。

一八四七年三月

哈巴安德牧師將其所辦之學校 (校中有學生三十人) 由澳門移

一八四八年四月

至廣州故衣街，但爲居民所不容，後在外國行內設臨時校址。哈巴將其所辦之學校遷至靖海門之江邊，其個人之住址亦遷至該處。

一八四八年

美公理會傳教士波乃耶牧師 (Dyer Ball)在鹹蝦欄開設福音堂，送診所，及學校，後於一八五三年時停辦。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

廣州長老區會初次開會，但因法定人數不足，至一八六〇年始有正式長老會議。

一八四八年

合信醫生與梁發在沙基金利埠覓得開辦醫院及福音堂之地址。

一八四九年五月

美長老會的花連治在城內後街開設一小福音堂。

一八四九年

廣州有四處地方，每禮拜舉行公衆禮拜，平均每次赴者約有五百人。

一八四九年

羅孝全收師 (Roberts)建浸信會禮拜堂於東石角。

一八五〇年

美長老會在靖海門所開辦之寄宿學校擴充規模。五月中，哈巴牧師在此開設一福音堂，且於寄宿學校之外添設走讀學校一所，此乃廣州第一所基督教走讀學校。

一八五三年

惠斯禮會開始在廣州工作。

一八五三年

花連治牧師在太平沙租一屋開設福音堂。

一八五三年

公理會之富文 (Vrooman) 牧師與衛司理會之俾治 (Beach) 牧師第一次往花縣作佈道旅行。

一八五三年

哈巴夫人開辦一女子寄宿學校。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三日

美長老會施洗第一個教友，名林亞聰，係在寄宿學校讀書之男童，他後來被封為第一支會之長老，一八八四年哈巴牧師報告說他此時仍堅守主道。

一八五五年

富文牧師與瑪高溫 (Maggowan) 醫生第一次往佛山佈道，在此

派送小書。

一八五五年

富文牧師及浸信會之基律 (Galliard) 牧師第一次循西江而上，作傳道旅行，直至德慶，在市場中講道，同時派送聖經及小書。

一八五五年四月十二日

梁發死於廣州。

一八五六年

富文牧師基律牧師及衛司理會之司模本 (Smith) 牧師同往香山新會佈道，在許多鄉村墟市中派送聖經及小書。

一八五六年

美長老會之會舍於戰事中被焚。

一八五七年

公理會之龐呢 (Bonney) 夫人在廣州開一女子寄宿學校。

一八五八年

美長老會傳教士由澳門返廣州，在南關新沙租屋一所。十二月，嘉約翰 (J. G. Kerr) 醫生遷居於增沙，在此開設一醫院，鄰近之屋舍則用爲其住宅及福音堂。

一八五八年

兩年前因避戰事回國之倫敦會 湛約翰牧師及衛司理會郭修理牧師重返廣州，在府學東街某中國教友之家中敍集。

一八五八年六月

倫敦會在沙基地方所有之醫院原址重爲郭修理牧師及王寬醫生所取得，重行開辦。

一八五九年

哈巴牧師及其夫人由美回華，租屋於同德大街居住。

一八五九年

倫敦會在廣州有男教友十六人，女教友五人。

一八六〇年

美公理會傳教士龐呢牧師在四牌樓開設一福音堂。

一八六〇年六月

美長老會在十三甫買屋一所，爲開設禮拜堂及學校之用。

一八六〇年

美長老會在佛山開設贈醫所及福音堂，繼續開辦四年。

一八六〇年

哈巴醫生主理沙基之倫敦會醫院，此醫院鄰近其住所。

2



Cat. No.
18279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三版

中華最早
的佈道者

梁發

每冊國幣貳角伍分

(郵費在外)

原著者 麥沾恩牧師
譯述者 胡簪雲先生
重譯者 上海廣學會編輯部
出版者 廣學會
發行所 雲南昆明北門街七十八號
昆明發行所 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版權所有▽

上海競新印書館

LEUNG FAAT

(Leung Afa 1789 - 1855.)

The First Chinese Protestant Evangelist

By

Geo. H. McNeur

Third Edition

Price: 25 Cents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39

Kunming Depot: 78 Pei Men Kai, Kunming, Yunnan

2

402036

2

402036